

藝文志

李氏三貞節傳

李 興

李氏家懷之孟縣先本農家有貞節婦三人焉蓋世傳也
其一爲諱享妻樊氏以二十四喪夫夫質直人也遺孤昇
始三期樊誓不再嫁以紡織自活卒完其節壽幾九十而
終乳孀六十三其一年爲昇之妻畢氏樊婦也喪夫乃二
十六遺孤巖嘉其父終時四歲畢克嗣先烈志貫金石今
且五十年年垂八十矣其一爲畢之婦范氏夫卒尤早其

時范年十八妻有子曰閻咸勸之嫁曰爾年少非若祖姑姑等也盍從俗乎范自誓彌篤曰李家兩世出節婦到我壞却寧復得爲人如嫁我必死耳今年年逾六十寡居四十餘年先是有司具以其事上聞故事惟見存者得旌表於時樊旣死矣故畢范皆蒙恩樊獨以例見遺然其賢也余方行按關陝道經懷孟詢諸父老皆稱三貞節婦無間言因召閻禮之且勸令學獨惜樊也論曰嗚呼白王化迹熄關雎教衰緩狐鸞雉之風盛行積久何哉三婦之節獨萃一李氏斯有以見我朝教化淪洽追配周南之盛矣然三節俱婦人耳未嘗學問而克若是使生而爲男子當不在豫讓王燭之下卽今大河南北節婦烈女後先輩出

未必非聞風而興起焉者後之爲人臣妾輕棄主家爲自存計視此寧不汗顏媿死也耶

國朝

王中丞子房先生傳

蕭家芝

傳王中丞者懷人志不諛也故不稔其家乘先生掖縣人
原名應駿字子房明崇正間以兄中丞公應豸死於薊先
生慟哭長安道求直其寃語無忌坐褫諸生服遂改名漢
游成均成丁丑進士授高平令尋調河內時河以南聞寇
日張保聚各斬竿樹幟肆焚掠河朔震駭先生日糞金屬
勇士部署刁斗之教以及搏力勾卒之法不屑屑引繩墨
理簿書故瑣務不甚愜人意及河洛陷德昌王將北渡駐

懷其校卒陸梁橫噬所至人憚之先生率所部署踔三十里外爲壘以迓德昌德昌色變緩轡逕壁壘中瞿瞿左右顧左右指皆攬無敢爲盭歲大飢父母交棄兒自活漸相食先生繪飢民圖籲闕請蠲報聞已乃醵金築郡城日傭數千人以食之活無算董城役者人人以爲先生親已忘奔瘁於積雪中數月斷手已而金城飢民聚爲盜先生密廉其名氏夜半合圍扃其戶使不得逸乃呼彼中巨室詰責之某良某否悉如所廉立剪其非類者其他嘯聚平原如義莊校尉營諸處以次殄滅而太行窮谷間有險可資鷹眼難化先生怒馬太行山巔指揮將卒使伏奇制勝乃自偕勇士數輩趺坐狂飲一人酖欲臥先生授之股比醒

大慙且慄頃之一卒操有袂獻俘時承平久士卽勇不敢
手判人先生洗筆大呼曰疇判若則醕此枕先生股者起
立傑之取筆引飲先生復大呼壯士則羣抵掌一再俘盜
皆烏獸散引而東修武輝縣諸盜望風於弓仗矣歲暮苗
三仕肆掠盤谷勲掌間謀者至公方迎春東郊佯大怒罵
置謀者於獄先生乃肩輿垣垣令優人夾道歌且行且飲
歸坐堂皇使伎樂鉤喧薄暮乃已抵夜欲勒兵濟邑殄其
無備俘斬甚多苗三仕鼠竄天壇天壇高觸青冥士躑躅
不敢攀藤仰視先生先登石下如雨中先生背先生戒勿
諱振桴鼓千谷皆應士爭冒死躋天壇絕頂擒之天子嘉
乃績召至便殿咨天下事先生指畫勦蕪大略聲色俱厲

主改容立拜監察御史監左良玉軍由是傾注甚嘗謂太
子曰若得王漢數人朕無憂天下尋以中州孔棘改命巡
按河南適河決漂大梁大梁居民蹲屋簷樹杪額呼求救
先生露立河干促舟渡難民且爲粥餉之所活又無算亡
何黃公道周以直道得罪先生上疏申救時申救諸公皆
被譴謫先生疏獨畱中云俄而晉秩中丞撫兩河軍河以
南羣盜李奎袁時中輩各以其堡來降曰先生能生我我
死且爲先生用計所降卒不下十萬人是時督師孫傳庭
戰屢愈發奮方繕關中驍騎三萬衆鼓行而東先生將提
步卒十萬分部扼塞爲堅壘以障之俾無遺育於申土會
逆弁劉超熊據永城先生以兵往勦城且潰先生徒步入

城欲撫之竟死於亂屍枕籍中是夕星殞如斗老弱擗踊
謂河以南無生理懷人爲位哭之日數千人輻車旋懷素
衣伏道□者不能起而所降卒十萬人旋掉臂去

孫處士傳

蕭家芝

明孫處士者名士堯號玉峯世居河內之萬南鄉博學強
記不售學益力率子弟讀書白馬湖去家二里許非定省
不至其室日吾所以爲此匪求聞達恐子弟不識孝弟二
字爾值母病數月不瞑不饋黜然而瘡裹藥於市至有故
人不識面不爲禮者伯兄晚節蕩產其子久客於外兄病
且卒封樹不遺餘力構義塾以課族弟子或有登樹杪竊
其塾中果實者恐一揚聲卽失足墮地爲弗見也者而過

之其人旋亦改行里人相搆輒爲請成不克成則痛自責
曰吾德不修乃至邑屋不見故里人胥感且媿三十餘年
井里無雀鼠之擾至萬歷間歲大飢或鬻子以自活旣償
其身價而母子相牽慟哭取券付火仍資以餬其口曰此
亦人子也奈何此離之里人多高其誼戢翼隱鱗愈深自
韜匿後因還陸氏遺金陸氏悉數以聞於官邑侯趙公天
宿匾其門曰種德昌後鄭端清世子讓王而賢者也多處
士之義曰隱德如此子孫必有達人吾有弱女當以相累
倩其冢君克肖克肖果貢於廷而克肖之仲子允裕遂成
順治丙戌進士

神謝姓諱緒世居杭州錢塘之安溪宋理宗謝皇后神之
姑也祖達封廣應侯父乾進士官司徒生四子神居季不
欲由外戚進第進士後隱金龍山之白雲亭祖坐側讀書
授徒咸淳十年秋霖雨天目山頽慨然曰天目爲臨安之
鎮茗水環流昔人稱爲龍飛鳳舞今頽宋其危乎宋鼎移
賦詩一章沉於茗溪是夕水逆湧尸盡徙得之葬金龍山
之麓立祠祀之元至正二十六年明太祖與元將海牙戰
於呂梁无師順流而下明兵將潰太祖見空中金甲神人
鞭濤逆流遏敵舟遂大勝太祖異之夜夢神人告曰余金
龍山謝緒也行間相助用抒宿憤太祖寤訪求其人諸臣
知之者列行實以上乃御製贊詞封爲金龍四大王所司

建祠錫田以祀因其生也行四而葬於金龍錫爲封號也
本朝康熙四十五年欽奉

聖旨加封神號曰顯佑通濟昭靈效順

河神黃大王傳

邵平遠

神黃姓諱守才字英傑偃師人世居縣之夾河王家莊生
於前明萬歷戊戌十二月十四日辰時異香滿室聞空中
神語曰河神降幼失怙恃育於舅氏劉某屢著神異隨舅
氏客於虞城之張灣有糧艘二百餘膠淺於沙神爲退沙
運艘馮遊王屋至天壇山高水遠神矜其渴指地得泉以
濟人今十方院不老泉是也

本朝順治六年沁河暴漲守道佟公延年請神至懷郡臨

隄焚香默祝瞬息安瀾遂建生祠於郡之水北關時神年五十二歲也至康熙癸卯十二月十四日申時談笑而逝雍正十二年乙卯河督白公鍾山以治河神應封號未加猶沿俗稱黃大王特請加錫乾隆三年四月十三日欽奉聖旨封靈佑襄濟之神奉文黃河南北兩岸祠廟皆安奉神位致祭

呂孝子傳略

孫用正

呂文者河朔陽武人也世業農兄弟三人文最幼其父呂淵出外久不歸文年十四獨以爲憂遍訪兩年並無音耗時時涕泣雍正十二年正月又將遠出過姊家言此番若不得父耗誓不歸因相持痛哭其姊忽仆少頃甦起若有

憑之者大言曰我三郎神也適路過此見汝弟姊誠孝爲
汝報信但渡河而南依官柳古道不出三百里廟前有十
字大路石獅缺一足則汝父在此矣文遂依言渡河南行
至許州北千佛寺前果有石獅缺足瞿然曰得無是耶急
詢之土人無有知者仰天長號時本寺僧高秀自城歸聞
文言忽憶雍正九年九月間有老翁自言陽武人病此枕
獅而歿稟官瘞馘及查問其年貌與出門歲月皆合遂具
稟州守吳公令發骸滴血血滲入一時見者聞者莫不感
歎驚異以爲孝感時余司鐸穎昌吳公顧謂曰是可以風
囚給以路費使歸父骨而葬於祖塋

奇男子傳

吳周聚

奇男子者金姓名傳龍其先浙之會稽人也會祖徽舉孝廉官順天治中卒葬於燕之薊有子七人傳龍祖名應彪官山東州司馬其季弟爲山西興邑令迎母張孺人就養孺人卒殯於任所應彪解組後客遊修武遂家焉生子五其三子各泮泮生傳龍幼有至情時應彪已故每戲笑大母前以博歡稍長聞諸父道曾祖父母壠各在千里外遠不能祭掃往往計無所出泣下沾襟傳龍作而言曰此不在天之外但有道里資行卽負至耳何痛爲其季父濤且泣且喜質貸以與之卽日就道旣至晉中不識其處訪詢數日弗可得徬徨阡陌問仰天痛哭忽一老人過而問焉告其故老人嘆曰余故守塋者也孺子不遇余虛此行矣

導以往披榛莽示之乃拜於墓下手自發壙遂以布裹遺骸負之背以歸傳龍年既少生長里閭未嘗遠適一旦負重徒步三千餘里風雨飢寒交困之趾裂有腫面目黎黑家人幾不能識居無何復與濤言曰曾祖母之骨已還矣燕薊之行庸可緩乎於是濤又以舊質之產計餘值索之兩人偕以往不再月復奉徽之骨以歸備棺衾就殮與曾祖母同遂擇吉將合葬焉於是覃懷之士聞之咸咨嗟嘆息動魄驚心有赧然汗下者有油然勃然而作其孝思者余因之有慨焉世之人棄親弗顧私妻子惜筋力生不能養死且遂忘之比比皆是也金生年不滿二十貧窶無聊誰復責之以大義然而天性激發不避艱苦踰峻嶺越重

關期於必得其志而其季父濠亦終始玉成之非至誠之
感動而能若是乎嗚呼此足以風世矣爰奇之而爲之傳

碑銘

唐

溫縣主簿韓君墓誌銘

柳宗元

有唐故溫縣主簿韓慎字某漢弓高侯其先也從於南陽
傳世至今唐侍中璩克用貞亮奮於國難侍中兄子鄂州
刺史韓某某先御史著作郎韓某某生尚書庫部郎中萬
州刺史韓某嗣以文行大其家業君萬州長子也以父任
爲建陵挽郎累調授王府參軍相州襄陽尉至於是邑貞
元十六年又調於天官署河陽丞未拜十有一日暴疾卒

於長安永崇里先人之廬又十有一日龜筮襲吉祔於咸陽洪瀆原先人之墓正也先三日外姻家老謀爲之志季弟秦哀不能文故託於友焉嗚呼生也以其弟之恭知君之爲友沒也以其弟之戚知君之爲愛惟友愛出於孝移於忠施於人無往不達故予得受其辭以書於右友而愛愛而忠忠而孝宜之貌稱其行行稱其詞賤受不壽爲善是悼耐於祖考初筮攸告季也之純寘哀無垠終窶且貧控於仁人備物稱家其儀式陳爰相其悲載刊茲珉

元

孔氏先塋碑

皇甫氏

孔氏之後在魯者有明譜矣其疎族散處天下或逸而不

戴宋時有爲青州太守者實出於魯族生二子季曰琛仕
至懷州防禦使因家於懷防禦之孫秀由進士登第爲河
陽令徙居於孟卽今孔公之大父也生二子有子曰文政
文叔自文叔幼而敦敏長而能文壯而好武當亡金時扈
從岐王南征有功累遷至大官今父老尚能道之者娶周
氏與文叔比德是生公公諱信爲人敦厚明敏讀書博學
時人稱其有祖風乃湮晦而不仕棲遲田畝以閑居自娛
常曰吾祖宗來不知其幾何人或顯或晦豈非前定耶人
生不滿百使鄉里稱善人足矣遂優游里社以疾終配陳
氏生子男四人仁伸修佑咸繼守先業隱而不曜今四子
之後子孫存歿此不復載令自列於碑陰予嘗論之往古

聖賢雖黃帝堯舜三代之後或湮沒而不聞多矣惟吾夫子之族封諸曲阜散之四方歷戰國秦漢魏晉六朝隋唐而下以迄於今各儒大官顯人顧代代不乏豈天地之元氣不可息與今河內防禦公之族殆聖林之一枝耳因系之以辭曰孔氏之族昭如日星使君伊何有來自青萍流尋原實自魯庭防禦河陽令德惟馨貽厥孫謀存諸典刑嗣守先業孰敢荒寧由公而下燭火之熒公之素節垂譽千齡琢石墳阿如新發柩後之來者請視斯銘

郇王府長史李公墓誌銘

姚燧

至大庚戌郇王府長史兼經歷典食司與所部人匠都府官李惟恭持其卿士席雲漢狀其祖潤文玉使懷之利用

庫日民調商征之入吏祿公須之出不遺於受不僭於發如他人侵蠹以溢其家負而責償罪歿產者皆無之與人交以誠御下以寬禮賢樂善者求表其阡燧曰管庫之官則古委吏亦下士也所可筆者豈端由孫貴耶蓋郇王之考初尚主世祖再尚主裕宗自稱晉王克用裔孫爲置守冢數十戶於鴈門禁民樵牧由分地在高唐卽是進爵爲王世居靜安黑水之陽爲廟以祀孔子元貞始年表賀聖節獨書漢字庶其尊禮斯文者惟恭今臣其子觀其所事者賢若不可辭矧有大此者懷之爲州憲宗大封同姓初國世祖於秦以戶寡益封之至元之末以封其孫順宗旣之國未至疾返成廟賜名懷寧以王今聖時方撫軍於北

皇太后儲皇佳居者二年則懷爲三聖龍潛之地傳曰小國之君當大國之卿爲下士是邦者當宜何哉則君善職管庫者有不必言矣卒以大德乙巳三月十有八日年六十七垂絕猶念惟恭不置曰吾平昔鍾愛是孫今遠宦數千里不及聞吾顧言可憾也哉妣王後二年亦卒二子從鼎從信孫則惟恭其長初由王府郎中羅忠國使懷聞其好學慤有立志遂與偕北卽婿其家進之於王王甚禮之言無不從事必見容妻卒賜楮緡二千五百爲娶元氏子季惟寅銘曰荀卿子言臂非長升高而招所見彰斯若可用爲君方惟懷爲州河之陽實爲三聖淵龍鄉其間下士雖守藏或小大國君卿當其貴可參攀鱗翔况復有孫翼

賢王遠塞而近孔子堂仕優學以能自強何畏潛德無輝
光

左丞陳公墓表

字木魯翀

資政大夫四川等處行中書左丞陳公大考中憲大夫禮
部侍郎上騎都尉穎川郡伯加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上
輕車都尉進封穎川郡侯妣聶氏以穎川郡君加郡夫人
考大中大夫河南總管輕車都尉穎川郡侯贈中奉大夫
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穎川郡公
妣李氏穎川郡夫人公曰予祖若考蒙德九泉不刻貞石
俾繩繩來茲無所於忘則事君親也不盡子其爲我銘之
翀雅爲公知厚有年豈敢終辭叙曰公汴之原武人世居

德不耀公筮仕由河南河朔道憲吏貢京師元貞初辟掾
督省大德三年秋七月授承務郎工部員外郎俄進左司
都事初公掾東曹以詳敏預敷奏都事職益親成宗皇帝
雅知其可用勅中書省曰若等進奏政務恒與斯人俱而
趨進之公姿容白皙上目之曰察罕細立篤必闍赤國言
白皙掾也恩獎如此由是歲扈蹕上都俄遷奉訓大夫戶
部郎中出爲河間府大名治中以善政聞仁宗皇帝出震
擢奉政大夫湖廣行省郎中嘉績進朝列大夫長幕江
浙延祐二年春以朝散大夫戶僉徵政院事召起京闕居
三年上聞善於其職也特加大中大夫職仍舊秋拜吏部
尚書明年春以嘉議大夫參知中書英宗皇帝卽位中書

以舊臣奏拜湖廣行中書參知政事進中奉大夫至治改
元奉旨理鹽事海道南北還遷政江浙二年冬十有一月
被旨理市舶泉州還召爲集賢侍讀學士泰定元年同知
宣政院事進資善人夫二年懇以疾辭制允歸沐秋七月
拜四川行省左丞堅臥不起士論賢之天歷二年召食其
俸之半尚矣積善之慶祖宗之視子孫百世而一也溯而
上之有虞氏之苗裔周之世國陳以爲氏君上世爵代不
乏賢公之祖之考之積善共家雖不響名當年慶鍾於公
綜練明果達於政務贊帷幄謀廟堂涖方岳世之所稱名
卿大夫公必在焉華秩異數隆賁冥漠赫然昭明若操符
而逗契立表而召影數必隨而理必至豈偶然哉尚書參

政皆葬於原武城南三里之原左丞名端字正卿參政公
之長子也次日直日璫直黻熟巡檢瑞將仕佐郎汴梁管
民總管府經歷其諸孫士杞士檜士檢士楨士權士楷士
杞奉訓大夫唐州知州左丞勲業之詳太史筆在故特舉
其大都云銘曰大本百圍初於秋毫涓涓其源浩浩其濤
陳氏之先本於滄汭有仍渺綿或庶或位原武之族世暉
其光乃暨今公家望昭彰其初伊何奕奕政府入陪夔龍
出亞方虎迺公迺侯隆爵其親膏雨瑞露自葉流根洪河
之陰太行南俯松柏鬱蒼蔭此原土有拳其螭有穹其龜
相與終古訶護銘詩

河陽遜土苟君墓銘

郝經

中統元年持節使宋館儀真者二年河隄苟宗道以再生
從行爲行府都事治書狀都管二事繼繼淹抑日久相從
一日書其先人之事以請曰不孝膏昧不能備述先德惟
是先人之事所聞見者敢請一言半詞以貢冢木余之先
君子晚年與宗道之父遊處里閭相得而甚相洽也以余
父之執且其子受業於余故嘗聞其論議而見其梗槩於
治亂情僞靡不洞練而論皆徧臆蓋知幾之士不犯難行
而能遜世以保其身者嗚呼乾坤龍戰海宇橫潰能爲時
而起樹勲名開治泰以濟斯人可也如其不能卷懷閉密
不與時角以全其天亦可也不然則冒難以進而不知止
鮮不爲暴虎馮河徒靡身於世者君諱士忠字信之孟州

河陽人金源末以貲食豪鄉土知世將亂乃俠游京都結納豪右以觀時變及歸而河朔已受兵矣州募民團守號義兵推君爲都統保青龍山時金遷汴限河以國流民南渡爲北兵所擠而阨於河孟津渡尤爲要塞而津吏因緣爲姦名爲守法而控勒納賄積流民數十萬蹈藉以死君謂其人曰是不可坐視於是列津吏罪狀請於機察使而聞諸朝卽詔不拘常例命曰海放流民濟以全活歲壬辰河南亡君知不可爲乃散所保各歸鄉里兵鋒方南遂北首以避之居燕趙之間宣使老索來莅順天知其材欲引爲參佐力辭不就無何告詰蝟興更相誣陷往往破家惟

君獲免益稱疾不出二十餘年不視戶外以絕辟召或者

又欲相授遂稱疾篤昇歸河陽先世之未葬者皆爲遷柩
其諸子婚配亦畢乃日養生喪死餘無憾矣汝曹有業足
以樹立有田足以衣食我亦瞑於地下戊午春二月己亥
卒於河陽之沈河春秋五十有九從葬先塋禮也同室劉
氏雲中大姓也敬順不違克盡婦道二子宗道宗禮宗道
沉郁力學已爲偉器宗禮材勉克家識者皆謂能大其後
矣作詩以告諸幽云昔曾拔劍倚太行種花釀酒家河陽
濡如裘馬年少塲南入鞏洛東汴梁任俠尚氣修髯張四
方有志歌慨慷大河誰意忽揭裳沈濟一夜水滿箱沸鼎
不敢還探湯長材逸器都卷藏九牛欲挽從爾疆欲我妄
動君荒唐落日倒景明榆桑桑梓奕奕生輝光始終全歸

計亦長有子有祿君不亡

明

鄭端清世子賜葬神道碑

王 □

天啟甲子余友宗侯翊欽渡河詣余曰先世子之歿木藪
矣□於碑惟吾子圖之余敬諾夫世子者乃鄭簡王庶第
四支東垣端惠王之曾孫太祖高皇帝九世孫也仁宗始
封少子鄭靖王於陝西鳳翔後遷河內生簡王僖王僖王
生康王康王無子鮮親支第二子早歿議第三子盟津王
承襲庶母張夫人怨於王誣奏屢事褫爵憲宗皇帝廉乃
寬下勅用誠孝宗皇帝頒璽書引和疏八上求仍盟津爵
斂於禮官乃寢是時康王弗嗣孟津王革東垣端惠王僖

土庶第四弟也端惠王薨權以其庶四弟子祚權封爵茲
曰懿王生恭王盟津遺孤祚權疏奏考覓世宗皇帝心側
予之爵祚權子厚焯厚焯子載璽貧布衣矣恭王生世子
卽所謂端清公世子諱載堉字伯勤母妃高氏生公二年
高氏薨又一年己亥世宗口前嘉名世子方少性哲卽喜
進誦保母張口授千文問推位讓國曰今將誰能張曰此
古人事公曰爾亦奚駭我且易焉張惶懼急掩其口曰事
重鉅勿輕言然竊目之矣塾事紀善劉潤時難師師數引
避性不喜輕詆踏踏温青弗懈恭王則憚又五年吟詩恭
王曰鞠子學詩耶令咏長至日丙午皇帝曰鄭藩有子獻
而無郵翰林學士高拱汝其將朕節是以爲鄭世子於是

讜朗英盼於榮利若弗聞。驅東軒一席，誦盤詰山藏諸書。史而恭王尋有鳳陽之黜，初恭王建言有奸利讒公。閻太妃守公官，公笑曰：宗人思赴於帝，告公代勅下廬江。榮繆王攝府事，公鍵闌益肆力於玉策。鴻寶年十八，議婚公曰：否也。吾日懼淵隕，敢知曰：余家室或以小隙誣奏，令免冠。習禮公不爲動，時與關西名僧松谷者闕於內典。忽一日曰：吾年已壯，憂受爲何？冒死白父，無回可乎？會世宗崩，穆宗立，詔庸建言疏上，痛陳進言匪躬，跼慕之義。十世斯宥，復爵還繼母。繼妃王氏薨，服闋，欲依筮婚，公乃從之。御輪於何文定公塘之孫女，則公年三十五也。又九年，祖母鄭

懿王妃閻氏薨，恭王棐孝舍奠，墜周四隅，結蟻公左右之。

循制焉其仲弟之姪悼而孤公有之代償金千餘公之語
人曰劉德居腴振餒不然昔之天族不地下笑人哉困米
數百粥於不能粥幾萬指恭王薨終厥喪歲癸巳年踰艾
且八矣當嗣爵公躊躇曰祖以若本分枝以旁入繼數徼
有未眷鮒射由井谷而我何耿耿爲雖無咎吝焉徃矧有
盟津恭懿之曾孫載璽在季札子臧彼何人斯我且易焉
沮者日至公不可疏請讓國載璽承正系也神宗下禮部
部難之因條議宗藩閒科睦倫頗見褒納則又怏怏於讓
弗諾也乃髦遜於丹水成室水滸與二三田畷灌桑牧豕
隱居東復卜園鑿池理花竹客至命酒徑酣與僉事邢雲
路譚星歷慨古樂失傳折衷音律教習雅頌文武舞無幾

讓疏至於七畧曰立嗣以嫡立庶以長盟津庶且長辭順
弗從曰不詳祖懿王封時盟津在尚爲庶人父恭王襲封
彼雖已故猶未復爵今旣復爵後裔賢敢汨陳大倫隕越
於下不敦遜遜荒則丕不光於前人今年薄七十幽憂抱
病寧竄匿巖穴終期不負此心而已皇帝曰宗伯汝覈我
宗老顯德行毋蔽朕志禮部尚書李廷機曰名利人攸重
辭人攸難民之相怨一豆肉犯惡不異矧曰千乘之國日
廢年歷多則襲三世罔有弗誠世子踵徽於古惟允祖宗
德殖厥高尚用遂哉王旣立罔有屈於世子世孫以侮者
成人皇帝曰俞丙午越六日盟津恭懿王曾孫載璽進鄭
王爵皇帝念之遣禮部主事潘士達獎世子旣孫錫讓國

高風乃坊勅曰世子載堦爾克義是循國進于爵克振綱
常朕心汝康汝嘉汝爵原爵口祿歲千石有司羊一酒一
爲諸藩式爾益永令譽當是時天下無不知鄭有世子能
讓國云覃懷民欲尸祝公公怪而拒之曰我豈以赤社土
招聞也者爲我謝鄉人驚吾志矣令仲子翊欽試入泮公
慧悟絕人儉恬淑均以殺生爲禁視不義若猛火采真肯
滅蕭蕭塵世之外所著韵學新說先天圖正誤律呂正論
瑟銘解疏毛詩韵府禮記類編金剛心經註算經矩矱詳
考獻樂律全書二十卷神廟可之歲辛亥四月哉明後口
子姪請曰勿殺生距旣魄止九日乃薨年七十有六神廟
聞訃輟朝去籥諡之曰端清世子令有司治喪某年某月

日葬九峯山之原余盱古史泰伯夷齊後季札子臧閱數
千載四人已若□戲伯□重耳蒯輒輩人固無良其學問
識力則先庫謫矣使世子終奉鄭藩血食其邱穗承輝豈
出傳易□沛王楚王下蓋義高心潭峻轍千古其僕僕皆
□一切眇視國土珮玉直作僕蟲一小小觀耳於耽虛好
靜之趣寂不動也使知國讓斯名傳斯則世子必意遷意
遷則滯則豈能□三年□於□哉□國有盡名無盡萬世
後稱願□曰明有世子若□較王祚疇爲短長又不待智
者辨已世子妃何氏先薨繼王氏子長翊錫何氏出授封
鄭世子娶某氏子次翊欽授某職娶某氏女適廩生□克
俱王氏出孫若干能詩禮庶不落厥聞銘曰□攘搗場

民鮮不說求彼肥遯毗繫於囿有美世子耳滋自覩孝師
虎雖旣拯用和支子不祭在廟羃犧世子曰否數倫斯頗
亦旣讓止而康而番害不草草曷乃心適害澹害忘乾饑
不訶公之視國譬彼蚰口適追齊物言笑且傴龍悔則邁
古旃則多我寵世子電雷無那鞏革爲志縱適滄波宅家
產光格鬼釋蠲著書用臧人宗截峩地下墨胎以遠以過
海殫斯枯石泐斯磨稽首頌風如壽萬何

戶部尚書紫山劉公墓表

李廷機

先生之撫閩也維戊寅之歲先生入閩則走書幣迎李生
廷機於清源山中爲授其子經故而先是李生已攜妻子
筆耕毘陵矣庚辰計偕造先生謁謝而先生猶用初意賓

禮之既下第畱滯燕中當是時故友人傅子容先生所李
生時過傅子則先生爲設飯下榻欵遇甚至旣而南去癸
未計偕重拜先生於倉場是年春先生見李生第進士官
史局而後喜可知也居亡何先生往總院臺是秋入賀轉
尚書亡何而歸歸亡何而歿其子承遇等且葬先生持都
諫齊公狀乞銘於大宗伯沈公而復屬史官李生表之生
念自曩歲得幸於先生杯酌罄欵猶如昨日而遽聞窆窆
之事恫然悲焉迺按狀而爲之表曰先生河陽人諱思問
字汝知自少卽聰穎異羣兒年十四試有司有司奇之旣
爲諸生試輒先諸生越嘉靖丙午迺薦於鄉又十年丙辰
而後成進士出推蘇州居有頃以父喪去三年服闋補潞

安潞故多宗室聽任羣小豪寇細民以武干禁有司亡誰
何先生至則以事稍懲其左右不法者數人復爲誠約曉
告之自是敢毋敢肆又郡故以紬算賦民一隸紬行供億
旁午有司不能均平節縮更有猾胥爲上下囊橐其間民
剝膚椎髓折貫蕩本輒徙而他營先生心軫之會視篆長
治爲定三等視等爲賦盡更民所苦奏記上官著爲令民
相與舉手加額以爲劉公更生我也其兩爲推官所治卽
豪右不少骹法而性故坦恕常以法先後罪人每從直指
使者出按獄部界中多所平反旣以賢召入拜湖廣道監
察御史會京師治郭外城職巡視則覈夫匠之籍鈎剔濬
匿諸中貴人不得虛冒所省水衡金錢二十餘萬繕役竣

天子嘉御史能益俸二級曰迺奉璽書按滇是時逆寇鳳繼祖桀驁稱兵而王一心壽欽輩羽翼之爲滇難者如干年先生用謀者謀間欽走一心又疏請割蜀之比於滇者受節制選要害以備寇之窘而逸也未幾繼祖就縛先生之功多焉丙寅請告里居三年復入爲御史庚午按江西論士所薦舉多名流辛未進大理寺右寺丞進左右少卿轉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汀韶等處提督軍務贛故介在四省之交崖谷深阻寇盜出沒先生用威德戢懷浹歲之間桴鼓不起尋以繼母喪去服闋巡撫閩中時海賊林道乾毒螫閩廣間先生撫贛時議勦之旣已悉寇窟穴與所以剪滅之策至則召諸膽智將王尚文呼良朋等

授以方畧從南海瀟泉兩道爲犄角擊之擄其斯賤殖
輕舸遁去獲其黨與八千人并其所虜男女先生一一庭
訊之所縱舍又數千人人旣以先生能破數年劇賊迺又
交口頌曰仁哉先生也是歲召遷左僉都協理院事尋轉
刑部右侍郎改戶部左侍郎總督太倉癸未進南京都察
院右都御史掌院事閱數月入賀轉南京戶部尚書比拜
命而先生忽病視人以爲先生未衰視可明且浮舟而南
專精神近醫藥庶幾朗豁以膺新命而先生歸計獨決矣
則引疾乞骸骨疏三上天子憐而許之歸至河陽先生益
自舒以爲起白屋官至正卿功遂身退於吾分足矣日從
賓客故人譚笑甚適頃之視更明邴能見細書人曰先生

故不以九列易一視諸賓饗故人盡喜忽感微疾不浹旬而逝跡其歸甫三月耳享年六十有五先生爲人坦夷長厚口不言人過失其與人恂恂無町畦人皆自以先生親已而性孝友居喪哀毀弟別駕公蚤孤賴先生力以有成立卽別駕貴自足矣猶狀殼翼煦濡之好美田宅咨所自取時以俸錢之餘分散諸貧交疏昆弟而河陽學舍之改建也先生實首其議捐貲佐之邑人誦義無已時先生於爲義無所却而自奉顧獨甚約服無紈綺食無濃厚疏糲非惡有寒酸之所不堪者而安焉若性益廷機一日侍先生坐見蒼頭鸞蔬進者先生問直幾何應曰三錢先生曰蔬止是乎蒼頭過而漫語曰頃人奉若干金爲壽不能納

顧問三錢疏也。余退而嘆曰：嗟乎！此所以能不納若干金也。古人言儉以養廉，豈虛哉。廷機見士大夫嬰世之塵網，不能自解脫，濡需卷婁，徃徃待彈文以首邱，狐裘羔袖賢者猶且不免。若先生未滿而挹方足，遽止遺榮，纓紱歸化，故山竟享純完之名，不維瑕玷之議，可不謂以禮進退善始善終者哉。

何文定公神道碑

馬理

予讀孟子書，見有所謂大丈夫者，謂世鮮其人。及友柏齋先生，觀其平生，洵無愧焉。柏齋姓何氏，諱瑋，字粹夫，號虛舟，一號柏齋。世惟稱曰柏齋先生云。其先揚州如臯人。高祖諱忠一，國初從天兵北定中原，遂編懷慶衛籍屯田。

武陟千秋鄉之頭鋪營子孫家焉後乃居郡城忠一生貴
貴生濱濱生封君森質直不華配劉淑人成化甲午十月
二十九日先生生於營中七歲入郡城見家有彌勒佛像
惡使去之十歲讀書通大旨卽有宏道之志宏治戊申入
河內縣學通諸經史郡守王瓚服其文行字而不名有祝
少參者延爲塾師先生視其子弟驕惰不終日而返辛酉
中河南鄉舉第一明年會試聯第選入翰林爲庶吉士諸
吉士視先生作止以爲是非內閣劉晦菴公聞所學深醇
屢詔之論學不往甲子授翰林編修劉公於公所見之謂
日向避嫌相遠今選授定矣時過商論性與天道何如先
生始一往時名公髦士專務詞章先生獨終日窮理講求

治道而已聞有鳴卽訂謨攸寓丁卯見史職廢失奏請修
舉不報是年與修孝宗實錄所作傳文一時推直筆焉已
已陞修撰奉旨教諸中官日以僕臣正道誨之諸中官咸
信服目爲伊川先生時中官逆瑾竊政擅生殺朝士憚懼
或屈膝其庭先生接以長揖瑾怒使校尉日求其過於門
知先生微行無弗可語人者雖童僕不戒以孚乃易怒爲
悅欲重用之先生卽乞休以歸庚午瑾誅奉命復前職人
曰而今庶無事矣先生曰內戎之後必有外戎當路宜有
以備之可也辛未果盜起畿攻陷城池海內大擾朝求平
賊之畧先生以三事聞一曰禁貪墨以肅吏治二曰嚴紀
律以振兵威三曰治財用以固邦本不報復有本兵論五

篇以投內閣亦未采壬申復尚書以孟子謂紙龜之意語
之先生行既峻潔言多法語故一時朝士畏而敬之皆闕
政問學道亦光矣然小畜之盛則幾望之咎至焉癸酉經
筵當講尚書先生具講說發蔡傳未及之旨末寓諷諫閣
臣見而未安乃令改之不可比進講言出中孚上爲改容
數日旨出乃外補開州同知去之在值編徭先生歷稽其
事產爲九均法而民平已而治河先生分程治之工省而
役先休焉乙亥陞東昌府同知清戎使伍實而不誣御史
善其政行諸郡俾取法焉久之拘於職守道不可行則再
疏乞歸旣歸舍於南邨茅廬不入城市廬陋甚先生蔬食
水飲其中泰然縉紳有訪者卽鄉服以見不拜其門有未

同及權力人來則避而不見故士夫以得見爲榮有乞言者則示以道而不譽於時四方之學者雲集其門先生因才造就而教不遠人時東南學者因象山慈湖之學入於達摩之門先生以爲邪說橫行充塞仁義力拒而闢之辛巳春封君卒未幾武宗崩先生逆執大喪哀毀骨立上嗣位起爲山西提學副使先生伏次漣洏而已癸未服闋改浙江提學副使時浙士多不習經史務擬科場文字以圖進取先生下教期經史通者與應科否則不與士習丕變甲申陞南京太常寺少卿丙戌署南京翰林院學士事杏東郭學士代至以前直堂隸銀餽之先生笑曰當時已得太常直堂隸銀矣復左右望耶杏東知不可強乃用葺公

署勒石誌焉丁亥夏陞本寺卿秋陞南京工部右侍郎權
行尚書事議修戰船巡船具尋底績而弊革議革內官諸
監機戶及一切人匠冗食停減諸不急工作議處織造絲
料及停止修理南京會同館疏入皆報可歲省數金戊子
改北京工部至京改戶部與尚書儉菴梁公同心輔政而
建議草奏多出自先生先生嘗曰興利則弊生除害則弊
息故論財止言其蠹不及生之制焉御馬監有租銀奏歸
戶部徵收於是民間重徵之害始息未幾改禮部右侍郎
以直道與當路不合卽引疾乞歸疏再上蒙俞允陞辭出
京御史毛鳳詔薦稱風節足以勵貪激懦宜畱用遂改命
在京調理時舟行再乞休致尋陞右都御史掌南京都察

院事至家復上疏陳乞會欽准致仕乃已先生家居十五年不通要地人書書至亦不答惟與四方林下同志及門人問答講學而已臺諫相繼論薦者累數十人戊戌太淑人卒先生先有足疾至是祖既執喪益不可愈後連哭執友感疾彌篤癸卯秋夜有大星西墮流光照城中如晝越三日卒是爲嘉靖二十二年九月三十日也計甲午至是享年七十歲矣四方人聞訃皆謂天喪哲人世道不幸多爲位哭者配周氏子男二光祖顯宗孫男四曰謏詢諛謀聞訃上悼惜遣官營葬諭祭者二廕其孫諮爲太學生先生官至三品而家如寒素內無媵妾外鮮僕御雅好躬行不輕著述今遺書有陰陽樂律儒學醫學管見均徭均糧

二論家譜家訓二篇治河私論一篇兵論七篇皆濟物救時之文非苟作也門人婁樞曰孟子云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先生豈其人歟予讀孔子言曰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若先生見之明而任之重行之篤而守之固真卓然自立可與權者彼世之富貴貧賤威武焉得而淫之移之屈之哉非大丈夫而何樞亦可謂知師非阿好者矣歲乙巳二子葬先生於城南新塋之祖位理無似先生誤與同志故於佳城神道之石著其事而繫以銘銘曰尊懷之域魯齋稱賢逮我聖朝柏齋出焉共出何如矯矯其勇友親程朱師宗周孔厥宗伊何信道不惑由踐履移吾行不戒行潔無瑕言

由可識揆厥心迹表裏不二官有通塞道無不亨舍則見
幾用乃利行富貴不淫貧賤不移孟曰丈夫舍子其誰郡
城之南建此元堂鄉其肇祀大河與長

劉涇墓銘

陰秉暘

公占高科行山大河種秀實多學步崇階柏齋魯齋氣味
與諸仕際昇平臺端建明郡有仁聲歸築山房與道翱翔
厥後孔良勿謂護言漢誼楚原狼跋鳴喧勿謂數奇孔素
顏悲自古如斯立德立功立言允中茲銘不窮

王所用墓銘

張慎言

漢之孝友求長者如不及以余視公其古之長者耶清正
律已初無刻礲自少至老貧賤富貴守如一日謂公醇愿

曲謹而烹鮮理絲民以寧謐謂公用柔處晦而剛正不阿
惟惡是疾去民之賊昔人曰賢者殆不可測是耶非耶

國朝

守拙先生墓表

喬騰鳳

吾郡自許文正何文定兩大儒以道德崛起後先輝映講
學教授於懷孟之間濡染所漸結爲風氣士生其鄉雖三
數百年徃徃有巨人長者忠信魁特卽名位不必甚顯而
嫖節獨行足使聞之者過廬生敬過墓生哀以予所覩則
蕭元美先生其尤著也先生諱永嗣一字肖鳴河內之萬
北鄉人世以農桑爲業至王父瑀以積著行義聞於國爲
鄭藩典寶二字次純者先生父先生生而端整弱不好弄

稱長悅學十七補博士弟子員久之試學官第一其文傳
頌一時中辛酉試副榜是年天啟改元以恩拔貢太學父
母皆早世事後母能得其歡有弟光嗣後母出也憐之甚
數歲輒與俱臥起口毛詩四子書以授嘗借過沁舟蕩失
足墮先生遽衣履躍入水抱持之偃仰波濤間榜人競赴
救僅獲濟舟中人暨岸上觀者皆喑喑歡息焉伯父韶無
子而高貲先生憂之卽請以弟後至再卒弗許以不忍先
生故比老檢遺券數百付之先盡焚子錢家不問誰何也
亡何弟歿母夫人哀憤失常度先生默然不自得一日中
夜狂奔欲爲溝瀆計忽見金神數丈赤面髮髯皆豎大呼
蕭公慰止之導使東東則抵姊舍相勞苦飲泣而歸母尋

亦感悟先生於學攻苦然難奇戰於閩屢北而比部君兄弟漸長雋邁未弱冠皆籍諸生乃專一意教子時鄭庶人汰府校黠者虎而冠僂辱破壞富室以百數人爭賄以求免卒不免先生家故饒田皆腴美諸虎校心欲之未有以發人皆危之先生於門左構一樓數椽攜二子讀書其上檢視僮僕出入身不肯之城市亦不與宴會見親故寒溫外無他及如是者三年庶人敗竟免嗟乎先生之有以處患也夫小宛之卒章善矣彌譏妒慝道固無如敬恭哉尋庚申辛巳間歲異荒人父子相啖食死喪幾盡先生減穀值之半以糶簿注糶者姓名口數多少人率日不過升許曰逾是將爲負販者奇貨也且吾虞不繼鄉黨賴以全活

者甚衆誠心濟物皆此類也其教子蓋自往者士蒙萬曆
末年之弊苟因陋就寡綴拾舊語號爲舉業見一言非恒
所習則羣起笑且排先生獨購左氏太史公昌黎眉山集
及以少所讀大全性理諸帙使比部兄弟寢食其中又爲
廣置先秦兩漢遺書晉魏間金石文字使博覽無所不見
居近太行富水竹每春華秋霽則令行吟澤畔或登探月
山水峪諸名勝竟日忘返又或相對彈琴官商鼓應先生
坐齋塾聽之神色怡然甚自適也至於燕傲匪朋則惡如
鳩毒蛇虺終不使一近有從先生所來者竊怪先生素謹
嚴迺縱子游閒殊不可測先生聞之笑曰張而不弛文武
不能也夫山川足以助發奇氣琴瑟可以陶寫性靈士與

其習業而之他何如此亦爲學乎由是比部湛思研精積
有歲月發爲文章道潔高古力追作者楷書精詣亦具鍾
王法時人未之能知會大中丞東海王公來令河內侗儻
愛士尤耽奇河南北以文贊者無虛日鮮當意見比部文
則大喜徧贊賓客爲立社每奏一藝未嘗不拊手稱善其
相慕悅若中郎之倒屣仲宣廬陵之避地子贍也計部亦
益奮厲文日雄博寢寢乎火攻厥兄王公皆心好之嘗便
道過其家察視居處肄業狀因請見先生笑語移日其名
流賞異如此旣數載爲順治乙酉兄弟偕舉於鄉伯子冠
其經其明年丙戌仲子魁南宮又明年丁亥伯子亦進士
高第論者於是翕然信服咸以先生善教子云仲子釋褐

爲山西岢嵐州知州戊子迎先生之官邸道病亟仲子馳馬以迓未至州八十里相見氣息纔屬猶張目問治嵐狀仲子指天日以對先生領之廼瞑仲子扶觀歸不十日而大同變起岢嵐陷沒嗚呼詎不有天哉始先生之貢太學卒應強仕然值國家承平久用人拘資格專重進士其自乙榜以下高纔爲郡縣吏不敢望至臺司明經尤碌碌雖行如曾史無由自表見故有志者弗克就烈皇御極海內浸多故天子奮然思廣厲入材當衡猶半持故議至下詔切責之則以二三老悖備員取厭而已泊乎末際名城大都日墮然後多所推進欲以當漏而時事已不可爲矣國步旣改吏道多端士爭自濯磨以赴功名之會明經往往

驟躋膺仕先是爲先生勸駕者至此慙息益力先生皆搯
手弗應屬比部兄弟亦新貴愈欲優游林園□性沈善慮
從甲申來感遇傷亂居恒鬱鬱□□痰嗽竟以疾卒已而
服除伯子謁選爲□□□寇伉直以文無害稱奉□命□
獄山右出國門□然矢公慎人不敢干以私旣至多所平
反御史某者關東士貴倨讓以失出比部峻詞折之御史
□果廉迺深相結用其言蠲罪者□贖數萬免□累晉人
大悅仲子亦再刺朔州清惠鳳往一過其署櫺桃門寂有
古循吏風計最亦擢司農郎兄弟鳴騶京師名曰高中忌
者歸後與友人談及舊政必流涕曰此先子之志耳大抵
先生爲人貌偉岸修目大耳鬚長八寸無跛立無遷視危

坐終日雖盛暑不去衣冠尤諱言人過失無貴賤揖必土
語媁媁惟恐傷之自奉儉約生惟殖布袍脫粟以爲常房
無妾御終身不二色好才樂士如騰鳳與山陽范太史正
脉皆被容接恩若子弟因是與比部伯仲登堂互拜稱通
家亦誼若一同胞乳然嗚呼德音不遠墓木已拱鳳也家
貧親老瓶罄壘恥負米不能捧檄不可身世之際惘乎有
餘悲焉比部兄弟力足以養矣而風木之哀霜露之感抑
三十年諸孫繩蟄皆未及見可不謂痛哉謹再拜稽首而
系之以銘銘曰魁壘者邱鬼神迺兮格人是藏狐兔不敢
穴兮喋喋者石日月照兮君子是載風雨不敢暴兮

參議張公墓表

侯重喜

公諱斗字南一其先洪洞人永樂初遷溫歷八世生公公家貧十一始就傅爲諸生讀書設粥寺自曙達夜分聲不輟雖暑罔間也邑有暴客素與公諸父嫌恐公成名不利已月夜往刺之至寺前忽雲霧四塞咫尺不辨如是者三乃止歸告其黨曰斯人將來必顯後公貴黨人洩其事置不問泰昌御極遇恩選除金鄉縣丞署城武鉅野兩縣篆有惠政邑人爲立去思碑及遷萬泉令益畱心撫字革積弊化奸頑懲健訟民俗熙然丕變公賦性明敏有片言折獄才上官每委決疑獄鄰邑民有訟未平者亦求上官批委公適洪洞隕晉缺官兩邑爭得公其足服鄰民如此素精天文地理六壬奇門之術又喜讀春秋左傳孫武諸書

簿書之暇卽教民以攻守法時流寇由秦渡晉犯萬泉境
公率鄉勇禦之斬賊首過天星寇遂遁去調繁趙城縣歲
餘丁內外艱解任讀禮哀毀骨立服闋□□□□□傳黃
門景星各保舉公才堪大任補授深澤令邑中有佞馬側
最累官民公授民養馬術馬大蕃息其俗尚鬼多師巫公
嚴戢之又多淫祀盡令毀去若狄梁公之在江南者報最
晉同知永平府是郡多出大璫愚民慕其勢焰每自官其
男公力請太守嚴禁之璫僕甚爲民害太守不敢問公聞
之怒曰何低眉權貴乃爾乎竟申請鞫訊置之法郡闔咸
側目未幾調濟南同知其地新經殘破城池半毀土寇乘
機蜂起標掠章邱鄒平長山禹城濟陽齊東新城青城萊

燕武定商河等處公奉撫按委直抵賊巢擒其渠魁降其脅從濟南一帶安堵者皆公力也又總修禹城分築濟南皆堅緻撫按特疏薦之晉秩二級易正四品服俸而公已勞至嘔血矣明年大計同官忌公陰希閹宦風旨註公浮躁降秩二級濟南紳士並郡王皆以爲枉請兩院保留公堅以疾辭歸居載餘宣大張總制福臻特疏公監紀宣大軍務命下公力以疾辭不赴任復疏請復公職改宣大監紀同知公不敢再違遂強起時王樸者大同鎮朔將軍也聯姻代藩日飲晏田獵不問軍事士卒漫無節制甚而劫奪商民公先力言劫奪之害於總制奉委嚴緝健兒皆斂手忽有命移防登州張總制曰大同重地非張同知不能

守急疏請畱任又特疏陞公陽和兵備使遂駐劄陽和
練十營兵馬公嚴號令均賞罰三載四境肅然陞薊鎮參
議與松山之難歸葬於溫東郭外崇祀鄉賢所蒞亦各祀
名宦

雜著

漢

孟津銘

李尤

洋洋河水赴宗於海經自中州龍圖所在黃函白神赤符
以信昔在周武集會孟津魚人王舟乃往克殷大漢承緒
懷附遐鄰邦事來濟名貢厥珍

唐

濟爲瀆問

李甘

北諸侯來朝過溫溫令送於濟指問水名令曰濟也侯曰
豈濟瀆耶令復曰然侯曰河吾望也其橫千里渾猛如漲
無風或毀船殺人得清淇洹漳之水不加深別爲九河不
加狹彼所以爲瀆也今盡濟水之力載數石之舟廣不能
橫深不能浮而曰與河同靈等秩吾不識先王班祀之意
何如也令曰濟南去數十里過河矣寡介如此馳狂濁中
未嘗波淪氣奪別河而潛積沙連塊千里不壓不翳益壯
其流帥汶而東終能發出輪海此其所以爲瀆也今河負
其强大自積不捷趨海往來戎狄間脅涇渭澧漆汾洛伊
沁之水以滋其彙決愁民生中土患勢逆曲多窮始歸海

世昔漢水風蓋也執事豈以大爲賢乎侯默然

元

竹林七賢圖讚

虞集

瞻彼修竹下臨清流文石偃隄華松蔭邱植表界壤剪茅
宅幽梁度高巘臺隱中州方床讀書異官同休詠歌相聞
觴豆相求或蒔名藥或釣游鯈課藝嘉植坐思遠遊濯纓
微波看雲良疇逸而不放儼而自修泰哉沮溺邈乎巢由
按圖以觀永宜春秋孰若吾子遺其故儔糟粕塵世高蹤
莊周我懷古人遜而違憂安得揮絃以招湛浮

許衡讚

王磐

氣和而志剛外圓而內方隨時屈伸與道翱翔或躬耕太

懷慶府志 卷三十一 藝文
行之麓或判事坤書之堂布褐蓬茅不爲荒涼珪組軒冕
不爲輝光虛舟江湖晴雲卷舒上友千古誰與爲徒管幼
安王彥方元魯出陽道州蓋異世而同符者也

魯齋先生從祀告文

許約

自太極判而人文開庖羲作而卦畫始備物以致天下之
用成器以爲天下之利益肇乎乾坤者惟一理盈乎宇宙
者惟一氣入輪由是而明萬事以之而理王之所以王帝
之所以帝百世同符有一無二迄於周衰篤生聖人有德
無位遭時之屯周流天下而不我用乃獨任乎斯文明王
道於已晦振綱常而再新顏曾再傳而得子思至孟子獨
不迷其津泯泯芬芬歷歲時之既久承承繼繼乃寥廓而

無間造乎有宋實生周子畫無極之大原爲萬物之根
扶泰山已摧之巔發千古不傳之秘淵淵河洛大暢斯旨
天理之微人事之著鬼神之幽至於子朱子而大備矣天
眷皇元我文正公實有得於此也合衆議而有歸惟前賢
之是證旣縷析而豪分亦提綱而振領盡小學之精微爲
後人之龜鑑言仁義必本諸身言道德必由乎性動靜必
循乎禮始終不忘乎敬春風霽然物我融會冰壺瑩然表
裏輝映出而佐時也必欲底雍熙之和進而事君也必欲
止唐虞之聖事必探乎幾先俟其久而乃應言治亂之所
生盡天人之交勝其高也入於無倫其近也不離日用叙
天工而振玉綱正人心而祈永命觀其運用天理而見諸

行事者欲名言而奚罄耶蓋嘗思之以百年凝道德之身
千載繼絕學之志由布衣而起田野總庶官而宅百揆明
歷象以授人時創辟雍而教胄子忠言臺臺氣不少衰爲
學孜孜老而後已蓋其所造者深所積者廣舉而措之事
業者獨高乎一世非義精而仁熟道全而德備者曠克爾
耶宜乎聖天子念之不忘崇以魏國之封褒以文正之諡
又欲嘉惠後人也乃命列於從祀之位旣相其子又撫其
孫猶諄諄而不置也况約等親出其門提耳之言而命之
誨天地純全古人大體朝焉夕焉誘掖諄至容聲警歎不
遠伊邇嗚呼昊天罔極之恩仰而思俯而戚曷其有旣耶

維

皇臨御克建其極邁古作聖與

天合德夙夜宥密端默深宮何以見之瞻彼

上穹

聖祖在天與

天爲一非私我

后善繼善述是謂大孝受命萬年

天旣子之

祖奚不然思以兆之何瑞稱是盛莫與京

天心乃喜三曜五星合璧聯珠惟堯則天今與之俱思以

加之更極其隆河刷千尺非萬之功

天曰未已載錫之祉河伯趨蹌百神躍起河水洋洋自冬
徂春越數千里鏡澈無塵待河之清從古罕覩今既覩止
上言我

后我

后云何信

天之近日監在茲飭躬維謹羣臣上言

至聖之瑞我

后曰俞欽承不易爰告

景陵及河之神弼時仔肩惟茲庶臣晉錫以爵以共

天休放之敬之爾其交修大哉

王言惟典與謨先聖同揆文命誕敷悠哉唐虞於今復觀
億萬斯年受

天之祐

種樹說

俞森

余聞之百歲樹德十歲樹木故安邑千樹棗燕秦千樹栗
渭川千畝竹雖無祿秩之奉爵邑之入其人皆與千戶侯
等今豫州歷經闖賊焚掠百姓慘戮無遺人稀土曠雖蒼
翳成林之處不可謂無然極目平原一望無際往往而是
也常召土人而問之椅桐梓漆無不具也桑柘榛栗無不
宜也棗三歲而實五歲而得一石柿五歲而實十歲而得
三石榆莢一歲而盈丈柳枝五歲而合圍土壤之沃如此

是此地樹木之效尚不須卅年也乃熟察四郊家無儲積
室鮮完廬年豐雖粒米狼戾而僅饜糟糠年饑則口腹不
充而剽掠四起豈此邦之民盡屬蚩蚩抑有司無以導之
也余常計種樹之效其利有八上之人不肯盡心者其弊
有三下之人相視不前者其源有二也何謂八利一畝之
地樹穀得二石止矣一畝之地而樹木且十百計矣十百
之所入不數十石乎其利一也歲有水旱菽麥易傷榛栗
棗柿不俱賤也年豐而販易歲凶則療饑其利二也貧人
無薪至拾馬糞掘草根種樹則落其實而取其材何憂無
樵蘇之具其利三也造屋無木以土壑爲屋基上覆草泥
以蔽風雨天雨稍久此屋皆頽率多露處種樹則上之可

以建樓居下亦不至同土偶其利四也樹少則無器具生
無以爲日用死無以爲棺槨種樹則材木不可勝用其利
五也豫土不堅瀕河善潰轉徙數里習以爲常若沿河栽
柳列樹成行修竹茂林所在都是則根株糾結已無隙地
隄根牢固何處可衝其利六也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三代
之時齊魯三晉之區無處不有也故宅不毛者有里布今
皆移之吳越徐觀汴梁四野之桑高大沃若吳越遠不逮
也若比戶皆桑大講蠶務可兼吳越之利復三古之風其
利七也五行之用不尅不生今兩河南北樹木稀少木不
尅土土性輕颺盡成砂礫人物粗猛日遠雅馴若樹木繁
多則土不飛騰人還秀飭其利八也有此八利而上下恬

熙玩日愒月則三弊不除爾二源不擴也何謂三弊不除
上之人以簿書期會之不遑而視官府如傳舍常恐因所
緩而誤所急一也貪婪者每借事而生端謹慎者恐因端
而起釁畏胥吏之作奸慮稽核之分擾苟延歲月襲故安
常二也凡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戴星出入未蒙章甫之
歌盡瘁鞠躬先致靡裘之謗三也至於在下之人或有廣
種之舉工師求大木通國皆無而一家獨有此禍之媒也
一也鄰右盡蓬蒿而果實離離雖折柳樊圃亦衆射之的
矣二也則其事不得不顧慮而中止此所謂二源不擴也
此非上之人不顧三弊擴清二源則利不可得也其擴清
二源奈何使下之人不畏禍之獨鍾無所顧慮而已矣一

里之內而種樹者止一家則利少而害多不得不顧慮也
一邑之內而種樹者止一里亦利少而害多不得不顧慮
也若盡一邑而悉種焉則利廣矣盡一郡而悉種焉則利
更廣矣闔省而悉種焉則其爲利尤廣而不可量矣而何
慮禍之獨鍾乎闔省者一邑之積也夫地道敏樹無不可
種而最易者無如棗柿榆柳樹宜於冬月棗柿與榆宜
於三月棗柿之實可以備荒榆柳之本可以造屋枝條可
以供薪使衆邑之中各有賢令長下一令曰戶無分上下
一家種棗三十株柿三十株榆柳各百株能逾格多種及
廣栽一切雜樹者旌之不如令者罰無赦則三年之後人
不告荒十年之後戶皆寧處八利將無不見矣或曰種可

之事在邑長子之言善矣其如三弊何余曰邑長之責莫難於考成民富則考成無憂民貧則雖勤無補種樹富民之策簿書期會之源不應置也以民所不習見之事而動衆則黷生而民擾種樹之利人所深知何啟黷之有所慮者但申文告而不加稽察其弊徒文具無利濟之實耳昔張全義之尹河南也時頻經喪亂戶口凋殘全義帥麾下百餘人招懷流散勸以樹藝刑寬政簡歸者如市出見田疇場圃美好者招其主人勞以酒食地土荒穢者集衆杖之有蠶麥善收者親至其家呼其老幼賜以綵絲衣物民間言張公不喜聲伎獨見佳麥良蠶乃喜耳由是比戶豐實水旱無饑百姓思之立廟以祀余每讀史至此未嘗不

慨然神往今天下方太平人民雖少不至如全義之世况
爲邑長者下令之後畧如張公巡行郊野則人人警動毋
敢荒怠矣有何始之難慮而有麤裘之謗乎夫身居民上
亦非偶然原所從來皆祖宗積德所致語曰樹德莫如滋
使數十百年之後諸父老食以得飽居以得安指此參天
蔽日者以告子孫曾元曰某樹某樹皆某令君之所視其
灌溉者也某樹某樹皆某令君之所深加贊勸者也其德
不已滋乎余本欲具文移申條約以行屬邑深恐徒取遵
依無補於事還念人之欲善誰不如我豈敢輕量天下士
乎故詳具委曲申告諸公夫登高而呼反掌之易莫如斯
舉吾願爲民父母者不以余言爲迂爲投袂而起矣

重棉說

宋 錦

自古言民事者曰農桑曰桑麻而不及棉此三代以上之說也今民間衣服之用棉爲急桑次之麻又次之棉之爲物月令不紀風詩不載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所以爲民計者甚詳而獨不及棉蓋其時中國尚未有棉故聖賢不言棉非重桑而輕棉也不然棉之適用寧不如麻麻且與桑並重何獨於棉而置之古者衣服之制裘帛褐葛與後世同而常服之制則皆以麻爲之禮記治其麻絲以爲布帛言治麻爲布治絲爲帛也孟子曰五十非帛不煖對麻布言之也若棉布之煖固不減於帛矣居今之世而猶執古之說曰非帛不煖蓋亦難矣棉之見於書者左思吳

都賦云木則帛杭注云木綿樹高大其實如酒杯中有如
絲綿者色正白廣州日南交趾合浦皆有之此後通鑑載
梁武帝送木棉皂帳唐人李琮有衣栽木上棉之句則其
種似漸繁衍於天下按本草載棉有草木二種考之外國
誌劉宋元嘉時伽毗黎獻吉貝等物通雅曰吉貝卽却貝
木棉樹也太沖之所指大率類此南史載高昌國有草實
如繭絲爲細纒名曰白壘取以爲布甚軟白又陶九成云
松江烏泥涇種木棉黃道婆自崖州來教以紡織此卽今
日所種之棉花實大如桃中有綿綿有白紫二色者是是
則棉之爲物產自殊方雖先賢邱文莊鄧琴江皆謂元時
始入中國未可盡信然三都之作僅傳其名劉宋之時尚

續遠獻則兩漢以前中國無棉不亦信而有徵歟古無棉
故以帛禦寒今有棉而以帛飾觀漢唐來蠶桑之務窮民
出其力以供富貴者之用而易錢以給饕餮農夫之家幾
見有衣帛之老者乎徧身綺羅者不是養蠶人唐人益傷
之矣故謂桑爲民利之一端則可謂爲窮民切身之務則
未也孔孟而處今日亦當以棉爲本計而必不獨言桑時
爲之也乃今之持論者每舍棉而專言桑豈以古聖賢不
言棉不敢臆爲之說亦未嘗究心當世之切務而徒襲古
人之成說以爲勸課之具文耶然則有牧民之責者勸農
課棉而並及桑麻也可

秉木之德得虛之精土宜其性濟淪其英千年一息靈氣
縱橫秦與漢與日月共榮

懷慶府志卷之三十一

懷慶府志卷之三十二

雜記

物異

軼事

考證附

物之反常者爲異雖妖祥不同其爲異則一也前
史五行志偏於妖孽靈徵符瑞志偏於禎祥通考
該之以物異足救其失懷郡偏隅史乘所載無多
茲於舊志之外加以採輯俾資考鏡至如釋官瑣
語往往見於他說事雖微淺亦異之一端也統名
之曰雜記而以考證附焉志雜記

物異

周

武王渡河中流白魚躍入王舟旣渡有火自上復於

下至於王屋流爲烏其色赤其聲魄云

史記周本紀

敬王四十四年丹水不流

舊志

元王六年丹水三日不流

同上

威烈王五年丹水出反相擊

同上

兩漢

建元六年河內失火燒千餘家上使汲黯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屋延燒不足憂也臣過河南河南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河內倉粟以賑貧民請歸節伏矯制罪上賢而釋之

史記

本傳

地節四年五月山陽雨雹如雞子深二尺五寸殺三

人飛鳥皆

漢書五行志

九月大水

志

王莽時濟水

枯竭

舊志

永元八年河內蝗

漢書五行志

永初二年正月河內飢是年河陽城中失火燒殺千

餘人

同上

四年六月霖雨傷稼

同上

延熹七年六月河內野王山上有龍死長可數十丈

同上

八年黃河清

原武志

九年河水清

五行志

建寧三年正月河內婦食夫

同上

四年二月河水清

武陟志

中平元年夏異草生其莖大如指似鳩雀龍蛇之形

備五色

原武陽武志同

三國魏

景初二年龍見軹縣井中

晉書五行志

甘露元年正月青龍見軹縣井中

同上

二年二月青龍見溫縣井中

同上

景元三年二月青龍見軹縣井中

同上

咸熙二年二月太行山崩

同上

河內冬雨棗

晉志

晉

秦始皇元年十二月鳳凰二見山陽晉書五行志

三年三月太行崩同上

四年九月大水武陟志

六年大雨水傷稼同上

七年大水通志

咸寧二年八月地震原武志

四年螟大水舊志

太康元年四月河內武陟雨雹傷麥見舊志及縣志

二年三月河內武陟雨雹傷稼同上

五年五月雨石於溫及河陽各二五行志

六年隕石於溫同上

永熙中河內溫縣有人如狂造書曰光光文長大戟
爲檣毒藥雖行戟還自傷又曰兩火投地哀哉秋爾
歸形街郵終爲人嘆

五行志

南北朝

魏天興二年十二月連理木生於河內之沁水縣

魏書

靈徵志

四年春河內郡連理木二

同上

五月河內獻白雉

同上

泰昌三年八月河內大雨水

同上

和平三年四月河內人張超獲玉印以獻玉方二寸

其文曰富貴日昌永保無疆福祿日臻長享萬年玉

卮完潤模制精巧詔天下大酺三日

同上

太和二年十二月懷州獻白麀

同上

八年五月河內沁水縣澤自然稍增至百餘步五日

乃滅

同上

十四年六月懷州獻三足烏

同上

景明三年八月河內獻白兔

同上

正始元年八月河內民席衆家雞雛近尾上復有頭

口目俱二頭皆從頸後各有二翼二足旁行

同上

二年九月河內獻黑兔

同上

四年四月河內又獻白兔

同上

永平元年五月河內獻黑兔

同上

晉書地理志卷三十三 雜記
二年四月河內獻蒼鳥又獻白雉同上

延昌三年正月軹縣木連理同上

四年九月河內獻白兔同上

普泰元年五月河內獻蒼鳥同上

北齊天保八年蝗通鑑

天統五年七月河北諸州旱舊志

周建德六年陽武有獸三狀如水牛一黃一赤一黑

赤者與黑者鬪久之黃者自旁觸之黑者死黃赤俱

入於河隋書五行志

大象元年陽武有鯉魚乘空而鬪同上

唐

武德二年太行山聖人崖有聲

唐書五行志

貞觀十六年懷州河清

同上

十七年黃河清

原武志

十八年秋大水

舊志

永徽二年黃河清

同上

顯慶五年春旱

武陟志

儀鳳二年旱

舊志

如意二年五月孟州河陽水濟源路敬淳家水碾柱

將壞易之爲新中有鮎魚長尺餘猶生

同上

神龍元年七月大水

武陟志

三年五月旱大飢

同上

開元三年蝗

同上

十二年旱

武陟志

十五年河北牛大疫

通志

十六年河北飢

舊志

貞元二年春大饑斗米千錢死者相枕

同上

四年七月白陝至河陽及溫河水盡黑

舊志

十三年十月懷州鴨鵝巢內有黃雀往來哺食

五行志

十七年懷州奏獲白鵲二

通志

永貞五年夏河陽蝗害稼

孟志

長慶元年七月河水赤三日

五行志

太和二年夏河陽水平地五尺

孟志

四年河北饑志

九年春饑河北尤甚同上

開成五年河陽螟蝗害稼舊志

開成末河陽城南百姓王氏庄有小池池邊巨柳數

株葉落池中旋化為魚大小如葉食之無味舊志

乾符二年河北馬生人五行志

五代

唐天成二年五月懷州進白鵲舊志

漢乾祐元年七月蝗同上

周廣順二年旬日無鳥是年人瘟疫舊志

宋

建隆二年孟州民益福妻產三男

宋史五行志

乾德元年孟州饑

舊志

二年四月陽武雨雹

五行志 是年蝗

舊志

開寶元年正月懷州武陟饑

舊志

七年孟州旱

舊志

端拱元年河陽縣李羨家牛生二犢

舊志

淳化元年河陽縣王斌妻產三男

五行志

二年冬無冰

原武志

咸平元年溫州民楊榮妻產三男

五行志

五年陽武野蠶成繭

通志

乾興元年大水

武陟志

七年河北大水

舊志

明道二年蝗

同上

三年雨赤雪

同上

景祐五年河北大蝗

五行志

寶元二年河陽地震

舊志

慶歷二年懷州嘉禾異畝同穎

五行志

七年十月河陽地震

同上

嘉祐元年六月河北大水

通志

熙寧元年正月至七月地震者六有聲如雷屋舍盡

擁壓死者甚衆

原武志

五年河北蝗河陽二臺觀醴泉出

舊志

七年二月河陽饑

同上

九年旱

同上

元豐二年河陽產芝懷州禾合穗

同上

四年河北蝗

五行志

六年懷州禾異隴同穗

舊志

元祐二年懷州禾異畝同穎

五行志

四年春地震

武陟志

紹聖元年武陟禾合穗

舊志

元符元年河北大水

通志

崇寧三年大蝗

舊志

政和五年正月河陽陽臺觀醴泉出

五行志

金

皇統五年懷州進嘉禾

金史五
行志

明昌元年正月懷州進芝草

嘉禾同上

二月地生白毛

同上

真祐元年六月河清

舊志

興定元年五月原武雹傷稼

五行志

元

至元三年懷慶陽武蝗

元史五
行志

七年五月河內大雨雹

同上

八年懷孟路蝗

同上

九年九月懷孟滏雨圯田廬害稼

同上溫
志同

十七年懷州旱

舊志

十九年原武蝗

五行志

二十二年懷孟旱

舊志

二十三年懷孟修武武陟淫雨害稼

五行志

二十四年懷孟風雹害稼

舊志
溫志同

二十六年懷孟蝗

同上

二十七年四月蝗

同上

二十九年六月懷孟饑

同上

元貞二年懷孟武陟旱雨雹

同上

大德元年武陟旱

舊志

五年懷孟洛陽旱

同上

八年懷孟路災

舊志

至大二年六月懷孟蝗

同上

三年懷孟蝗

舊志

延祐元年饑地震

溫志

二年正月懷慶路饑

五行志

三年懷慶路蝗

舊志

六月修武旱

五行志

四年懷慶路旱蝗

舊志

至和元年懷慶路饑

同上

天歷二年懷慶路饑

五行志

孟州蝗

同上

二年懷慶路饑

同上

二月河內諸縣火

同上

四月孟州蝗

同上

至順元年七月河內蝗

舊志

二年六月孟縣濟源蝗

五行志

三年七月丹沁二水漲

同上

四年丹沁水溢

武陟志

至正三年懷慶蝗七月武陟蝗是月懷慶水

舊志

六年懷慶饑

同上

七年懷慶路大旱民饑

五行志

十一年四月懷慶河內修武及孟州地震又雷圮房

屋壓死者甚衆

同上

十三年河內天鼓鳴是日修武無雲而雷聲振天地

詞

十四年河內孟縣皆大旱

同上

十九年懷慶蝗草木俱盡人相食

舊志

武陟大水

縣志

二十年原武黃河清三日

五行志

二十一年黃河自孟津上五百餘里皆清凡七日

舊志

三十三年孟州濟源溫縣水

五行志

二十四年孟州河內武陟水

同上

夏黃河清

舊志

明

洪武二年修武大水

舊志

三年濟瀆池有樓臺影狀三日乃隱

同上

五年黃河清

明史五行志

永樂二年陽武大水

舊志

正統元年淫雨害稼

原武志

六七年懷慶旱

同上

景泰二年嘉禾生

修武志

三年夏濟瀆池有樓臺影三日乃滅

同上

天順元年夏懷慶大水河決

同上

三年八月產嘉禾白鵲巢於文廟

濟源志

九年六月懷慶大水

五行志

成化十七年大旱

溫縣志

十九年蝗

同上

二十年大饑

陽武志

宏治六年五月大星隕光芒燭地是冬雪深丈餘

舊志

八月秋淫雨三月不絕上

十年二月修武黑氣入地化爲石狀如羊首五行志

十一年大饑斗米千錢武陟志

正德十一年旱舊志

嘉靖四年八月懷慶地震聲如雷五行志

七年大饑人相食蝗結塊如毬舊志

八年蝗大饑同上

九年產瑞木瑞瓜嘉禾同上

十八年溫縣民吳隆家犉牛產麒麟同上

二十一年蝗同上

二十三年蝗大疫同上

二十四年十二月地震崩山裂屋同上

三十二年春三月八寶門外鬼哭是歲河溢漂沒朽

棺枯骨不記其數次年大疫陽武志

三十三年七月懷慶產嘉穀通志蝗大疫原武志

三十四年十二月孟縣武陟陽武地震見各縣志冬雷陽武志

志

四十年夏雨雹地震陽武志

四十一年春三月風霾同上

四十二年秋大雨傾官民廬舍萬餘間同濟源大水

龍誅不孝子張虎於龍潭塔縣志

四十三年七月懷慶隕石五行志

四十四年穀秀雙穗

原武志

四十五年冬大雪二十餘日

溫志

水生花

原武志

隆慶二年三月懷慶地震

五行志

三年六月淫雨至九月平地水深數尺田禾盡淹

陽武志

萬歷元年夏四月大雨雹平地如山

陽武志

三年大雨雹

原武志

八年蝗

濟源志

十年風霾

修武志

秋蝻

原武志

十二年大疫

修武志

十三年旱

陽武志

十四年大旱蝗八月風霾陽武志彗星經天雨雹修武志

十五年三月地震有聲自正月至六月不雨麥盡槁

七月水又傷禾大饑舊志

十六年大饑人相食斗米千錢大疫死者相藉同上

十七年大旱同上

十八年大旱三月初三日大風晝晦民大饑同上

十九年夏大旱無麥原武志淫雨風拔木修武志

二十年夏修武雨雹舊志

二十一年無麥陽武志

二十三年秋旱修武志

二十四年夏四月雨雹傷麥秋七月大蝗傷禾同上

二十七年大旱上

二十八年春虎狼成羣爲害

陽武志

三十四年蝗

孟原武志同

三十五年大水

原武志

三十七年大旱無禾

同上

四十二年蝗

修武志

四十四年蝗

舊志

四十六年夏河內甘露降孟縣雨雹殺禾及人

同上

四十七年大旱無禾軹城邨饑民趙英才殺邑民焦

聞香以食

濟源志

四十八年四月大星隕於東北

原武志

野蠶成繭

陽武志

天啟元年夏大旱無麥舊志龍罰留陽不孝子李彬

二年二月地震人大災陽武志

六年雨雹大風裂瓦拔木是年黃河清武陟志黑風驟

雷暴雨書晦陽武志

崇正元年八月杏重花濟源志

三年孟縣麥秀雙岐舊志

四年濟源大水縣志

五年秋孟縣雨雹傷稼同上

六年濟源大旱縣志

七年孟縣產異草狀如龍鳳瓜甃器皿諸形濟源大

疫舊志顧王廟雨石灰四方各里許六月雨八十餘日

志

九年蝗

原武志

四月雨雹

陽武志

大旱河水竭牛大疫

濟源

志

十年修武蝗

舊志

十一年六月蝗十一月大霧木介數日不化

同上

十二年旱沁水竭蝗蔽天上

同上

十三年大旱五穀種不入土大饑民疫亂屍橫野粟

斗二千人相食亂民蜂起

同上

雨沙白晝如夜

原武志

二月二十一日風霾天赤如血春夏大旱八月霜殺

禾

陽武志

十四年大饑民疫河內濟源樹杪有蟲長二寸許有

絲懸項如雉經狀

舊志

十五年地震秋七月大雨雹傷稼殆盡

武陟志

城壕水

結花分明如畫長丈許

陽武志

十六年十一月天鼓鳴羣雞皆驚

舊志

十七年春正月朔大雨雪震電

溫志

正月縣民李好問

家豕產象

孟志

七月每晚黑氣繞城

原武志

國朝

順治元年冬十月逆闖寇郡城攻四日夜羣兒關帝

指揮城頭寇驚退濟孟二縣焚殺甚慘

府志

二年正月孟縣渡口邨至海子邨河清二日

通志

大旱

無麥

河內志

五年淫雨傷禾及民舍曹志淫雨傷稼及民舍山豨始

害稼

濟源志

六年正月知縣孫爾令詔濟瀆廟有狼衝其輿從兎

躍入懷乃逸去

濟源志

有鳥人面鳥身集於南張羌邨

任姓家是年大水

溫志

七年二月二十七日亥時大風自西北隅摧折林木

揭人廬舍無算野禽家雞皆逸沒空中聞鼓樂聲濟源

志

八年武陟大雨隄決溫城奎樓夜有光曹志南城奎樓

夜放光照耀數里

溫志

七月雨雹害稼

陽武志

九年五月孟縣民鄭國倫一產四男府志溟梁賣菜媪

生二子陰陽畢具

孟志

十一年淫雨傷稼

河內志

十二年雨雹

舊志

十三年濟源淫雨傷禾雹大如升

通志縣志同

春二月房

屋樹杪鐵器火光騰起

原武志

陽武蝗

縣志

十四年郡城東樓火龍起

舊志

十五年八月雨雹十月初四日天鼓鳴

府志

秋七月大

雨雹傷稼殆盡

武陟志

春旱無麥

陽武志

十六年濟源縣雌雞化為雄

通志

秋月沁水出七星魚

果木多重花

濟源志

十七年春噴霜大旱麥枯

府志

二月十四日未時天鼓

鳴東南三月初七日天壇倒影濟源志五里院民張仁

家牛產雙頭犢溫志

十八年夏五月大雨雹原武陽志

康熙元年桃再花濟源志

二年慶雲見濟源志

三年三月天大寒雨皆成冰草木枯孟志秋蝗害稼原武志

志

四年武陟蝗舊志春旱無麥陽武志

五年元日奎樓有光如火十月地震冬有木介孟志

夏雨雹傷禾原武陽志

六年四月河內雨雹舊志正月三十八日地震濟源志

七年懷慶地震通志三月大雪深三尺舊志

八年七月河內瑞穀生九月濟源民李邦純妻一產

三男通志

九年春旱人疫陽武志

十一年濟源蝗舊志陽武蝗縣志

十二年濟源雨雹舊志

十三年自正月至四月大風霾晝晦孟志

十四年閏五月武陟大旱沁水竭通志郡城東門火龍

起舊志淫雨傷禾陽武志

十五年三月孟縣地震通志三月地震五月雨雹舊志

十六年三月木介草木米折同上

十七年六月武陟地震

通志

十八年七月河內濟源修武武陟原武陽武同日地

震淫雨彌月田穀多死

通志及府縣志同

十九年桃李再花實

濟源志

二十年五月雨雹

陽武志

二十一年孟縣民李正巧妻一產三男

舊志

二十二年河內武陟孟縣原武地震

通志

秋大旱十一

月孟縣西治戊津河半月餘水底沙石皆見魚鱉可

數十二月大雪二十餘日行人絕地震

府志

黃河清

志十月初五日地震

武陟志

春膳無麥秋大雨害稼冬

地震

原武志

二十三年河內旱十月修武地震通志大饑舊志七月地

震黃河清白坡以上三十里凡三日修武志五月黑風

暴雨晝晦秋淫雨害禾陽武志

二十四年嘉禾生瑞麥五岐或三岐二岐不等濟源志

二十六年夏旱武陟志六月淫雨傷稼陽武志

二十七年黑雨色如墨秋大旱桃杏再花舊志春旱冬

無雪各縣志同

二十八年春旱河內修武志六月旱秋禾盡槁冬饑武陟志

陽武志同

二十九年三月雨土春夏大旱濟沁水竭秋梨再花

舊志春大旱人食木葉麥枯死七月二十七日雨雹蠶

食禾八月蝗九月初隕霜瘟疫時行十月電大旱

武陟

原武志同

元旦大霧自春至夏不雨麥禾盡槁牛畜疫死

陽武志

三十年河內濟源孟縣修武武陟陽武俱旱沁水竭

通志及府縣志同

三十一年河內修武陽武旱疫

通志及府縣志同

三十二年六月西南有聲如雷星隕於何家營

武陟志

地震

原武志

天鼓鳴

陽武志

三十四年四月初六日地震有聲如雷屋瓦搖動二

十餘日方止修武兩寇

舊志

三十九年大有年

武陟志

四十二年淫雨傷稼

陽武志

四十七年濟源修武武陟陽武俱大旱

各縣志同

四十八年九月地震

陽武志

五十三年修武武陟原武陽武俱旱

各縣志同

五十七年八月初十日雨雹

修武志

五十九年六月地震

陽武志

六十一年旱饑

通志秋蝗食禾殆盡

濟源志十月地聞雷

鳴溫縣志

三月二十八日修武陽武地震

各縣志同

雍正元年大旱飛蝗蔽天

溫志春旱

修武志

二年二月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會於姬訾

通志歲

武陟

五年大有年

武志

四年十二月初九日黃河清自陝州至虞城縣澄流
見底至次年正月初十日復故

通志

五年大有年

修武志

六年嘉禾生

通志濟源志同

大有年

修武武陟志同

七年嘉禾生

通志濟源志同

河內縣民梁生旺妻一產三男

通志大有年

修武武陟志同

八年陽武縣生員張隨黃妻毛氏壽一百一歲奉

旨給坊

通志秋旱

濟源志

八月十九日雨雹

修武志

秋淫雨傷稼

原武志

十年三月大風沙失逃人畜葛家邨沙壓死童男女

三人

原武人

風霾屋瓦舞飛

陽武志

乾隆元年大有年

武陟志

二年九月二十日地震

修武志

三年十一月地震

陽武志

四年六月暴雨連旬禾盡淹

原武陽武志同

七年八月雨雹

同上

十一月有星見西方光芒長數丈

原武志

八年濟源修武武陟陽武俱旱民大饑

各縣志同

九年大有年

溫縣濟源原武志同

十年春旱

武陟原武志同

十五年三月二十九日雨雹是年軋民採麥一本數

岐岐細如線上有房作三瓣子黑色又有麥房生子

狀如藥珠

濟源志

三月二十五日雨雹傷麥秋旱

修武志

十六年大雨水平地數尺

溫志

二十九年三月二十七日大雨雹

修武志

三十九年二月初十日風霾

同上

四十年四月修武縣民張興妻一產三男

五十三年武陟縣民谷興茂壽一百三歲朱宗齡年

八十歲五世同堂又郡庠生郭應武五世同堂修武

縣民楊述先五世同居一門雍睦又沈廷士年八十

七歲五世同居

按列代河決及霖雨大水傷稼均載五行志
茲河決已詳河渠故於舊志所載者節之

軼事

甯封子黃帝時人世傳爲黃帝陶正有異人過之爲其掌火能出五色烟久則以教封子封子積火自燒而隨烟氣上下視其灰燼猶有其骨時人共葬於甯北山中故謂之甯封子

列仙傳

尹壽子相傳虞舜時人說道經於河陽

舊志術藝傳

禹治洪水觀於河見白而長人魚身出曰吾河精也

授禹河圖而還於淵

水經注

武王伐紂至河上雨甚疾雷晦冥揚波於河衆甚懼

武王曰予在天下誰敢干予者風波立霽

淮南子

穆天子北征戊寅舍於河上癸未至於野王甲申北

征於太行之陘而降休於兩柏之下天子永念傷心

乃思淑人盛姬於是流涕

穆天子傳

大形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萬仞北山愚公年且九十面山而居懲山北之塞出入之迂也聚室而謀曰吾與汝畢力平險指通豫南達於漢陰可乎雜然相許遂率子孫荷擔者三夫叩石墾壤箕畚運於渤海之尾河曲智叟笑而止之曰甚矣汝之不慧以殘年餘力曾不能毀山之一毛其如土石何北山愚公長太息曰汝之心固固不可徹雖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孫孫又生子子子孫孫無窮匱也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平河曲智叟無以應操蛇之神聞之懼其

不已也告之於帝帝感其誠命夸娥氏二子負二山
一厝朔東一厝雍南自此冀之南漢之陰無隴斷焉
列子

周人用成周之寶圭於河甲戌津人得諸河上陰不
佞拘得玉者取其玉將賣之則爲石後獻於王與之

東訾

左傳

取邱仲甯人賣藥於甯百餘年一日地震仲及里中
數十家屋墮水皆敗仲死人取仲屍棄水中收其藥
賣之少刻仲披裘而至棄仲者叩頭求哀仲曰非恨
汝也使人知我耳後爲夫餘王驛使復至甯北方謂

之謫仙人焉

列仙傳

溫人之周周不納客卽對曰主人也問其巷而不知也吏因囚之君使人問之曰子非周人而自謂非客何也對曰臣少而誦詩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今周君天下則我天子之臣而又爲客哉故曰主人君乃使吏出之

戰國策

河內司馬元允元嘉中爲新釜令喪官月旦設祭相

化而爲鳶

酉陽雜俎

楊宣爲河內太守行縣有羣鵲噪桑樹上宣曰前有覆車粟此鵲相隨欲往食行數里果有覆車粟

益都耆舊志

志

劉勳爲河內太守時有女年幾二十左脚膝裏上有

瘡癢而不痛劇發數十日愈愈已復發如此七八年
迎華陀使視陀曰易療之當得稻糠色犬一頭好馬
二匹以繩繫犬頸使走馬牽犬走極輒易計馬犬走
三十餘里犬不能行復令旁人拖曳計向五十餘里
乃以藥飲女女卽安卧不知人因取犬斷腹近後脚
之前所斷之處向瘡口令去二三寸停之須臾有若
蛇者從瘡中出便以鐵錐橫貫蛇頭蛇在皮中搖動
良久須臾不動牽出長三尺許純是蛇但有眼處而
無瞳子又逆鱗手以膏散着瘡中七日愈

後漢書注

鍾士季精有才理先不識嵇康鍾要於時賢儁之士
具注尋康康方大樹下鍛向子期爲佐鼓排康揚槌

不輟旁若無人移時不交一評世說

毛伯道不知何許人與劉道恭謝稚堅張兆期屬學

道於王屋山四十餘年共合神丹丹成伯道先服卽

死道恭服之又死稚堅兆期棄藥而歸未出山忽見

伯道道恭各乘白鹿在山上仙去執節從之二人悲

愕悔謝道恭以服袂荅方授之二人後亦度世列仙傳

趙叔期學道於王屋山聞有卜者在市往見之卜者

曰欲入天門調三闕存朱衣正崑崙叔期知爲異人

叩頭請要道卜者授以胎中記一卷叔期拜受之後

丹就飛昇列仙傳

王烈字長休邯鄲人也嘗入太行山忽見山破瀉囊

青泥流出如髓烈取食之如飴餘半攜與嵇康凝而
爲石烈嘆曰叔夜志趣非常而輒不遇命也

舊志術
異傳

紫虛元君晉劇陽侯魏舒女長適劉幼彥師事太虛

王君修真於河內之沐澗澗口至今祀之

同上

劉靈助燕郡人師事劉弁好陰陽占卜爾朱榮將攻
河內令筮之靈助曰未時必尅時已向午士卒疲怠

靈助日時至矣榮鼓之將士踴躍即便尅陷

北史

山陽東北二十里晉中散大夫嵇康園宅悉爲田墟

時有遺竹

述征
記

後魏京兆人韋英卒其妻梁氏更納河內向子集爲
夫仍居英宅英聞梁嫁白晝來歸乘馬將數人至於

庭前呼曰阿梁卿忘我也子集驚怖張弓射之應箭而倒卽變爲桃人所騎之馬化爲茅馬從者數位盡

爲蒲人

洛陽伽藍記

河內荀儒字君林乘水省舅氏陷河而死兄倫字君文求尸積日不得設祭水側又牋與河伯投牋一宿

岸側冰開尸手執牋浮出又牋謝

異苑

洪崖先生欲歸河內舍人劉守璋贈先生楊雄鐵硯

四皓鹿角枕

焦氏類林

唐元宗在東都御五鳳樓酺宴命三百里縣令刺史

各以聲樂集懷州刺史以車載樂工數百皆衣文繡

服箱之牛皆爲虎豹犀象之狀上謂宰相曰懷州之

懷慶府志 卷三十三 雜言
人其塗炭乎以刺史爲散官

通鑑

長慶中王智興爲徐州節度一日從事於使院會飲賦詩智興召護軍俱至從事屏去翰墨智興曰適聞作詩何獨見某而罷復以牋陳席上小吏亦置牋於智興前遂引滿立成曰三十年前老健兒剛被郎君遣作詩江南花柳從君咏塞北烟塵我自知一座驚

嘆

全唐詩話

韓退之嘗說少時夢人與丹篆一卷令強吞之旁一人撫掌而笑覺後亦似胸中如物噎經數日方無恙猶記其上一兩字筆勢非人間書也後識孟郊似與

之目熟思之乃夢中旁笑者信乎相契如此

異人集

李素拜河南少尹行大尹事呂氏子炅棄其妻著道

士衣冠謝母曰當學仙王屋山去數月間詣公公立

之府門外使吏卒說道士冠給冠帶送付其母

韓文公集

張鷟字文成涿澤人調露中爲河陽尉有客失驢捕

之急盜放驢匿鞍鷟令客勿秣夜縱之驢尋向所餒

處遂捕其家得鞍人服其智

全唐詩話

李義山師令狐文公呼小趙公爲郎君於文公處稱

門生

文昌雜錄

白樂天極喜河內李義山詩嘗云我死得爲爾子足

矣義山生子遂以白老名之旣長畧無文性温庭筠

嘗戲之曰以爾爲樂天後身不亦忝乎然義山有袞

師我嬌兒秀美乃無匹之句不知詩之所稱卽此二

子否

歷朝詩話

唐館閣諸公泛舟以木蘭爲題忽一貧士登舟作詩云洞庭春水綠於雲日月征帆送遠人曾向木蘭舟上過不知原是如此花身諸公大驚物色之乃義山之魄時義山下世久矣

同上

義山爲文瑰邁奇古不可跂及觀四六稿草方其刻意致思排比聲律筆畫雖具亦本非用意然字體妍媚意氣飛動亦可尚也

宣和書譜

唐張侍郎爲河陽烏司徒從事同幕皆至有道士殷九霞來自青城山有知人之鑒烏公問其年壽官祿

九霞曰司徒貴極藩服所望者秉持鈞軸建茅土惟
在保守勲庸苞藏仁孝享福隆厚殊不可涯旣而徧
問賓僚九霞曰其間必有台輔時烏公器重裴副使
應聲曰裴中丞置宰相否九霞曰若以目前人事言
之當如尊旨以某所觀卽不在此時夏侯相國爲館
驛巡官形質低悴烏因戲曰裴副使不作宰相莫如
夏侯巡官否對曰司徒所言是矣烏公撫掌而笑曰
尊師莫錯否九霞曰某山野之人早修直道無意於
名宦金玉蓋以所見任直道而行耳烏公曰如此則
非某所知也然其次貴撻者爲誰曰張支使雖不居
廊廟履清途亦至榮顯旣出遂造張侍郎所居從容

謂曰支使神骨清爽氣韻高邈若以紱冕累身至於
二三十年居於世俗倘能擺脫囂塵相隨學道卽三
十年內白日昇天某之此行非有塵慮實亦尋訪修
真之士耳然閩人甚多無如支使者張以其言意浮
濶但唯唯而已將去復來情甚懇至審知張意不回
頗甚嘆息因留藥數粒並黃紙書一械而別之曰藥
粒服之可以無疾書紀宦途所得每一遷轉密自啟
之書窮之辰當復相憶其後譙公顯赫令名再居鼎
鉉張果踐朝列出入臺省佩服朱紫廉察數州書載
之言靡不詳悉年及三紀時官戶部侍郎書之所存
蓋亦無幾雖名位通顯而齒髮衰退每言道流之事

話於親友追想其風莫能及矣

太平廣記

裴休刻意翰墨真楷道媚作行書尤有體法濟源枋口建化成寺僧粉額以候休題他日見之神色自若

以袖搵墨爲書字勢奇絕見者嗟賞

墨池編

賀蘭棲真不知何許人爲道士自言百歲善服氣不憚寒暑往往不食或時縱酒市廛能啖肉至數斤始居嵩山紫虛觀後徙濟源奉仙觀景德二年詔曰師棲身巖壑抗志烟霞觀心衆妙之門脫屣浮雲之外

奉希夷而爲教法清淨以臨民思得有道之人訪以無爲之理久懷上士欲覲真風爰命使車往申禮聘師其暫別林谷來儀闕廷必副招延無憚登涉旣至

真宗作二韻詩賜之號宗元大師特蠲觀之田租大
中祥符三年卒時大雪經三日頂猶熱人多異之

宋嘉祐中有李殿丞者知濟源縣魏廣者主簿二人
素相好一日會府中李被酒謂廣曰我果官達當薦
君爲屬未幾河南倖闕李又攝之遂檄廣幕官相從
益歡監司以宴會數俱罷歸故官廣先去李餞於東
門席上賦詩有曰今日不知明日事人情反覆似車
輪我今自是飄萍客更向長亭作主人宋時文吏風

流相尚可見一斑矣

珊瑚鈞
詩話

呂正獻公守河陽范蜀公司馬溫公往訪之其設宴
日號有云玉堂金馬三朝侍從之臣清洛洪河千古

圖書之秘上同

曾公亮爲昭文相以疾乞解機政除河陽三城節度使王珪爲內相當制進草神宗讀至高旗巨節遙臨踐土之邦閒館珍臺獨揖浮邱之袂顧珪笑曰此句甚熟想備下多時珪云誠如聖訓同上

東坡云予昔在岐下聞河陽豬肉甚美使人往市之使者醉豬夜逸去買他豬以償客皆大詫以爲非他產所及旣而事敗客皆大慚志林

宋李邦獻字士舉河陽人家有徽宗皇帝御賜雜禽圖徐熙牡丹叢圖董源着色山水圖書畫譜

宋山陰陸游日游家舊藏孝嚴殿繪像先正侍中馬

公拯在馮冠劍犇然與太行黃河氣象相埒每稽首

嘆曰侍中輔相兩朝更天下大變而社稷莫安邊裔

讐服鉏耰萬里無犬吠之驚有以也

渭南文集

馮拯在中書曰孔道輔初拜正言詣馮謁謝馮曰天子用君作諫官豈宜私謝執政道輔慚服而退後道輔嘗語人曰如馮公者未足爲賢相然求之於今亦

未易有

儒林公議

河北惟懷孟州號小江南得太行障其後故寒稍殺

地暖故有梅且山水清遠似江南云

癸辛雜志

宋神宗患馬政不善詔河南北分置廉牧使又置都

監各一員其在河陽者爲學生監

文獻

元中統初河內許魯齋應詔入都道謁靜修先生靜
修言公一聘而起無乃太速許答曰不如此則道不
行後至元中徵靜修爲贊善大夫未幾辭去及召爲
翰林學士復以疾辭或問之答曰不如此則道不尊

魯齋
集

許魯齋貶斥佛老懷孟化之有僧德公者詔其徒曰
老僧苦行百年亦不能成佛徒爲不孝子若輩還家

可也

理學
宗傳

大德間仁宗在潛邸日奉答吉太后駐輦懷州特苦
羣蛙亂喧終夕無寐翼日太后命近侍傳旨諭之曰
吾母子方憤憤蛙忍惱人耶自後其毋再鳴故此地

雖有蛙而不作鳴

輟耕錄

元邱處機字通密山東棲霞人自號長春子嘗寓居修武縣清真觀研精元學元世祖召見每言爲治在敬天勤民長生在清心寡欲世祖然其言命左右書之時悍兵踐踏中原河南北尤甚處機使其徒多方救濟之由是爲人奴者得復爲良民濱死而更得生者無慮數萬人中州人至今頌之

釋慧侂隴西人祖李公讓七歷仕宦因喪子棄家遨遊於武陟之邱閣鎮構寺坐卧其中久之慧侂自隴乘桴順河流而下祝曰但桴潛於某岸者卽吾祖所在至邱閣竟與公讓遇朝夕課誦潛心修持後同時

入定里人爲立公孫祠

元時有一人姓魏家修武善彈以鐵爲丸能先彈樹

木回丸中鳥人以爲神

琅嬛記

盧仝送伯齡出山詩云伯齡不厭山山不養伯齡後
元遺山以水旱當出山戲作天壇詩云擬著茅齋北
斗坪幾年細讀洗心經詩成應被盧仝笑曾見青山

養伯齡北斗坪在天壇之後

元人詩話

明原武令路伯通聰察善斷時民業種瓜者一夕爲
人鋤去詣訴以無証遣之翌日命於邨鄰盡借所有
之鋤託以他用令各書姓名潛餽鋤及有苦味者遣

吏捕之一訊伏罪

池北偶談

鄭端清世子讓國自稱道人造精舍懷慶郭外居之
每出竹堯四人舁之精邵康節之學宮中有一櫃手
自緘編每歲輒易一封遺令遇急乃開及其孫壽平
值河北流寇之亂發櫃得破衫五一濶大四稍窄小
王驅幹甚偉其弟四人則短小也遂衣而逃某年亂
定歸王府一舊人忽遇端清於山中云傳語諸孫當
速去故里不可居也壽平兄弟以爲妄不聽未幾及

難同
上

新鄭縣西山大隗山之左里曰陽緩元許文正公所
生之地也先生世家河內金季其先人避兵是邑實
生先生於里中金大安己巳歲也縣學有祠以祀先

生其事具於碑

許魯齋祠記

世說永太邨有百姓者贅婿於方山之馬氏飽食鼾睡不事耕作馬責之乃曰旦晚我驅猪龍代耕人皆笑其瘋狂明日荒地果熟及死見夢於馬云某日時與黑龍爭潭以白氣候我兵勝卽饋餉助之至期果勝黑龍占居於方山至今禱雨輒應

濟源志

張世勲汲人官陽武訓導言人休咎多奇中一日過同官所見殺名吳璧者令其速歸家同官問之勲曰役有死徵遲則不得歸矣役果歸家而死人不知其操何術也

陽武志

明天順間憲縣人趙雲性至孝母劉病篤聞濟源廟

神有靈藥誠求可得雲往求之越二日水中涌出一

絹囊內盛絳桃花片約二升許持歸煎湯奉母疾果

愈其餘愈疾又十餘人

皇華紀聞

流寇破河內縣尹丁運泰罵賊被磔所乘馬賊騎以
入縣至堂下大嘶人立狂逸不可制竟觸牆死

聖師錄

張蒙山不知何許人寓溫縣麒麟邨廟內一日與衆
叟坐廡下忽真目少頃出蒸食團以獻言在某家化
緣其人歸家驗之果然值匠役重修殿宇蒙山向壁

上畫一酒罈以袖覆之命匠役取酒飲竟日不盡中

秋飲趙堡鎮酒店同伴醉甚蒙山令其人伏肩上但
聞耳畔風聲颯颯須臾已抵家矣次年暑月忽言渴

甚投於井中不知所往

舊志術異傳

胡貞文字韞玉許字原武令許懋德第五子大成許

吳八康熙年間令也未嫁而大成亡時女從父平順

宦山右聞訃哀毀誓不改適既而許落官病卒女哀

懇父母願歸許奉養孀姑父母嘉其志乃千里來原

武迎姑姚氏歸里以養焉前河督稽文敏公與胡爲

母黨至戚哀其苦節爲傳貞女所賦詩以表揚之今

附於志爲下邑掌故

附秋日感懷五十六韻序云韞玉遭時不偶值數多奇六禮未

終九原永訣呼天搶地痛將何及矢志願從夫子半面未親迄今猶是女兒十年茹苦仰而事者七十孀姑俯而育者九齡孤子惟憑織紉以易蠶鹽襲無一錢家徒四壁連江寒雨故園之老稚堪悲飄泊驚風旅櫬之夢魂何託嗟首邱而無望知執紼於何年孟光之舉案惟卜他生仲卿之同穴願言此日聽哀鴻

之噤啞傷鸞影之孤單春秋代謝血淚千行命運迤
邐柔腸百結兒無庭訓敢日聞詩筆寫長歌甚於痛
哭哀何能已情見乎詞詩云秋風何漸瀝秋氣何蕭
索慄冽砭肌骨草木紛零落義娥去如駛吾身安所
託短檠光熒熒課子習一經詩義思無邪聖言垂汗
青胡爲淚盈掬箝口不能讀之死矣靡他共姜行良
獨我生多磨折千古同一轍念之心如焚欲語還嗚
咽及笄志高陽夫嫁夫云亡婦人從一終母教無或
忘亦知象餒迫家貧無擔石節義在所敦甘心茹荼
蘗悽悽別父母惻惻奉箕帚窮達固有命貞一當自
守嗟哉白髮姑喪子復喪夫一枝失所依菽水如或
無晨昏缺定省暮景悲桑榆嗣子藐九齡繞膝成零
丁不解識之無恐難稱寧馨事姑竭吾力敢云盡婦
職撫孤望其成此志存一息不知冬復春違計衣與
食郎伯羈旅八年來音問隔兩椀滯中州白骨何人
收日暮火磷磷六兩聲啾啾母家近式微年豐常若
飢何能復相顧命彼魂魄歸同衾義旣乖同穴志又
違孀姑與寡妻血淚交相啼誰爲范堯夫仰望同雲
霓麥舟輕一贈生死蒙提攜魂兮歸故鄉從死復何
傷嘖嘖華山傍飛鳴雙鴛鴦感懷常太息孤鴻更妻
側人鳥有定偶
此義誰能識

陽武縣丞張暉山西蔚州人康熙三年赴任以解餉
赴閩事竣舟抵白下病沒柩至陽邑厝寺中妻袁氏
撫棺泣血絕食數日旋自經時康熙四年九月十三
日也縣令劉瑞基捐俸以殮申請旌恤旋里後邑紳

士作詩歌以紀之

見陽武
職官志

天壇倒影見則主年豐大約在春秋二仲日將出未
出時忽見王屋移峙縣東較西爲近御愛松南天門
臺殿壇階鬚眉畢現峯巒比西爲尤秀見者歡喜叫
呼問巷皆起逾刻竟隱或化爲雲約三五日後必有
大雨老人云有終身未及見者順治間疊見三次

濟源

志

王母燈初見或一隊或數隊或漸出至二三十隊徐
或一盞或二三盞或四五盞斷續不絕自一更至二
更城上望之約二三十里許登山視之約十數里終
不能卽仙燈較倒影爲少

同上

濟瀆晨霞在其境者不知嘗在山頂視之當月初出
時卽有雲氣其上或一片起或數片起或遠近片片
齊起或如簪如縷如扇如纓絡傘蓋如龍如鳳如樹
影如宮闕近瀆數里處處有之五色皆備高或一二
丈過則爲雲主雨約至初飯時日漸麗雲氣徐收入
地則金碧輝煌光華爛然每早視之以爲常真奇觀

也

同上

龍潭夜月滄澈絕倫能令潭作千頃波潭水常三年

一去三年一來云

同上

有熊氏因榆罔作亂禱上帝遣金母命元女授陰符

於此帝遂得東大破蚩尤今壇頂有寶籙堂

同上

孔山兩邊皆見日月水經注記孔中有車轍馬跡殆

天成非人力所爲山之西嶺有石碁盤石棋子數枚

亦非人力所鑿土人呼其山曰碁盤山

同上

嘗宿天壇夜見海日大奇語人人不之信及見唐詩

有此題乃知古人不我欺

同上

前代歲時遣使賫金龍玉簡紐壁青絲詣濟瀆投進

亦於天壇投金龍玉簡每三月間遠近進香者多密

帶金銀仙佛銀蛙金盒之類乘人不見拋於水中謂

之拋長生

同上

天壇頂正陽門爲中州氣口康熙五十年住持僧嘗將正門壘塞邑令出示嚴禁以堪輿家言正門堵塞氣不宣達主天旱人病噎靈光反照有益於山後而有害於山前其後僧人又於門內大築石臺以閉塞三門時邑人寢噎死者不啻千人合邑士民罔不憤

恨訴諸邑令委尉勘驗拆毀之

同上

許道人名士元會稽人幼孤家貧業樵蘇事母極孝性喜書樵蘇所易錢輒市書晝夜孳孳遂通文墨善畫葡萄稱爲許葡萄康熙間以典史選宿遷尉時方

用兵而宿當南北術士元以微員佐縣令措置無悞
後丁母艱謝妻子去隱~~山~~山中有鄉人客濟源者
訪得之攜其家書以往已先知避去次日授回書方
欲見之則忽不知何往矣後遇同鄉遊湖廣者言卽
於是日見士元云

舊志術
異傳

劉真不知何許人寓河內康熙壬子癸丑間始有怪
而傳者常獨坐邑東北偏柏山下爲人長身美髯赤
背坐必俯首納兩膝間膝高於首三寸許與之食食
可十餘器或數日不與食亦不食問其名曰劉真再
有問不應也牧兒初狎侮之昇真納石洞中錮其口
去逾旬啟視真俯首坐如故歷三十年無有名其人

懷慶府志
卷之三十一
雜考
者舊志流寓傳

濟瀆廟神殿後有夜叉像卽舊志所載漢代大旱河
內人李繼安寄書行雨處也昔賢辨其事近附會然
亦時有靈驗乾隆歲癸卯五月懷郡旱甚知府布顏
行部濟邑親詣廟中齋宿祈禱乃以夜叉像曝日中
書風雲雷雨四字焚令贖之隔宿雷雨大作一郡均
霑邑令黃國鈿勒碑紀其事

考證附

左氏隱公十一年王與鄭人蘇忿生之田温原絺樊
隰廓攢茅向盟州陘隤懷杜註攢茅隤屬汲郡餘皆
屬河內本畿內邑左氏以爲周室微王弗能有故以

與鄭也温原攢茅旣與鄭矣後日襄王曷爲復以與
晉此時鄭亦不能有也以晉文之兵力圍之不服何
况於鄭觀桓七年盟向求成於鄭旣而背之鄭伐盟
兩王遷其民於剌則知鄭終不能有也自王與鄭叛
鄭歸王王卒復以與晉則其強悍不服王力終無如
何故卒復以與晉也鄭強以與鄭晉強則以與晉倉
葛距晉之言終不肯下晉亦第取其土而出其民則
其地之強悍可知矣王與鄭不能有而晉終有之而
晉日以強厥後原爲趙邑温爲卻邑而私門日以崇
侈地利之所關顧不重歟

通志春秋四十國內以蘇温並列二國非也按僖十

年翟滅溫溫子奔衛左傳蘇子叛王卽翟又不能於
翟翟人伐之王不救故滅正義云國名爲蘇所都之
邑爲溫故得兩稱則非二國明矣前桓王時蘇氏嘗
叛王王以與鄭已又背鄭歸王復叛王而卽翟又不
能於翟其反覆畔換如後世李全侯景之流自取滅
亡宜也厥後大叔以翟帥伐周遂奉魏氏居溫負固
不服晉左師逆王右師圍溫用大師而後克之王卒
復以賜晉遂移南陽日以彊大始民俗之強悍使然
歟

前人以懷慶屬衛蓋因兩漢之河內郡有汲共獲嘉
朝歌等縣在內也然汲共等爲衛可也遂以二郡皆

衛不可也又因前漢地理志河內本殷之舊都周既
滅殷分其畿內爲三國詩風邶鄘衛國是也二監畔
周公誅之盡以其地分康叔故云然耳然以今日之
懷慶爲衛與雍邠溫分土又在何所乎平王以後衛
文公遷曹楚邳河內殷墟盡屬於晉晉始啟南陽馬
融謂晉自朝歌以南至軹皆南陽朝歌今之淇縣也
淇且屬晉懷慶尙爲衛乎愚按顏師古注曰紂城以
北謂之邶南謂之鄘東謂之衛乃指朝歌之南北東
而言非謂盡河北之地爲衛周制大國地方百里自
朝歌至軹方千餘里周初有是制乎况雍邠溫封於
康叔前而盡以其地封康叔將不雍邠溫諸國之地

武周無是理也卽封圻交錯溫與武陟修武之中當年或有屬衛之井邑未可考若以今之懷慶竟謂之衛不可也至東周以後之不爲衛地更無煩辭費矣若秦滅衛徙衛君角於野王則如魏置漢獻於山陽不得復云衛

省志辨疑曰舊志懷慶府有州共而無沁水考兩漢地理志河內郡有沁水縣州則白州共注云淇水所出東至黎陽入河孟康曰共故國共伯入爲三公者也當在衛輝府不宜入懷慶按省志竟以州共爲一縣矣兩漢河內郡領縣十八向者以州共爲一則止十七縣矣後漢郡國志則以共別列而州平罕連書

將毋又以州平畢爲一縣耶晉書地理志共隸汲郡州屬河內又將作何解州至隋始改名邢邱又改安昌唐改爲武德宋熙寧六年省爲鎮入河內合考自明

柏崖城舊志載在濟源縣謂王世充以懷州僑治於此是以今人皆引爲濟源故實省志辨疑云唐憲宗元和十年李師道遣兵焚柏崖倉綱目實實以爲懷慶府濟源縣非也按 呈輿表唐高宗時分河南洛

陽新安王屋濟源河陽六縣地置大基縣並置柏崖縣尋省柏崖入大基縣武后時改爲河清縣金末改

河清縣爲孟津縣

據此河清實非濟源

是柏崖特今孟津縣之

舊名與濟源縣尙隔一河無涉明矣又孟津縣志柏崖山在縣西五十里太陽堡黃河南崖唐置縣開元初置倉縣因由以得各倉因縣以得名其在孟津甚明綱目開元二十二年裴耀卿以東都至陝三百里陸運難致議於河口置輸場以省餽車之費東置河陰倉西置柏崖倉三門東置集津倉三倉道里適均江淮舟運悉至河陰倉輸米而去更用河舟以次轉運蓋並在黃河南岸濱河之口不應中間柏崖一倉獨在北岸是又理之易明者其謂在濟源縣西王世充以懷州橋泊此城者理或有之蓋隋末唐初濟源縣所隸原兼有河之南岸至高宗持則已析置柏崖

大基二縣由金至今期專屬孟津耳再考唐時分濟源王屋二縣濟源始置於隋舊之軹也王屋始置郡於後周縣於隋舊之葭平也北魏析軹與沁水二縣地所置地形志以縣有王屋山今柏崖山在孟津西黃河南岸其北岸正當王屋山可見柏崖本爲王屋縣地非析自濟源故高人隱於王屋者往往以柏崖爲號如無名先生是也

水經注云沁水經野王城魏懷州刺史治皇都遷洛省州復郡水北有華岳廟廟側有翠柏數百株對郭臨川負岡渚青青彌望奇可翫也懷州刺史頓邱李洪之之所經構也廟有碑焉河內郡功曹山陽荀靈

龜以和平四年造天安元年立今廟碑皆蕩無遺跡矣或以水南之泰山廟當之弗思甚已

舊志泐梁在孟縣東五里按春秋彙纂今濟源西北原山有白澗水卽泐梁也後漢地理志軹有原鄉有泐梁舊志未知何據今核註疏志於濟若舊志漫以梁邨岡當之甚無謂也

舊志古蹟皆載北魏武德郡故城謂河內武德鎮是因宋史有省武德縣爲鎮之文也而失載秦漢本有之武德縣且古之州縣亦並無考考北魏碑記按之現在地理始知郡卽漢之州而與今鎮接壤鎮卽秦漢之武德縣蓋波與武德兩縣自晉書失載省入何

他竟無歸着後人未見魏碑僅据宋史一語將魏之武德郡唐之武德縣皆損為今之武德鎮而不知魏郡唐縣皆古昔之州非今日之鎮今日之鎮實秦漢武德縣地北魏時此縣已省入州而其地與州止隔一沁河故卽以武德名其郡唐以後亦以名其縣縣既省乃以名鎮皆可据碑而推測得之

明月山寶光寺碑元泰定丙申僧空相創建明月寺明天順戊寅賜寺名寶光為鄭邸祝釐之所佛殿階右有連環雙井名曰靈乃空相所手鑿也殿西之北則蒼公洞洞中方三丈餘懸石峻嶒溫潤似玉四時常若春融曰蒼公者空相法元乃名德結跏是洞者

也再陟而東則觀音閣高逼霄漢閣之右

御座在焉閣之東峯下有泉曰課蜜泉前明宏治甲子提學副使歷城王公勅所鑿水極甘美羣蜂爭聚弗散因名有碣紀其事自峯而南則

輦道也空相創建時泥丸柏子彈徧巖谷中今環山翁翳成林障蔽天日者皆泥丸之柏惟佛殿前有松一株為後人補植寺前後怪石起伏不可名狀僧寮分據幽勝花竹參差鳴禽上下與梵誦鐘磬聲相間登閣憑闌清流映帶卽廬錯比如在几案間阡陌縱橫烟火相屬縹渺不絕遠眺嵩嶽北邙黃河如帶為一郡之名勝云若夫山之所以名及空相願未具見寺

觀志元碑

漢書地理志山陽郡乃今之兗州府也舊志於名宦人物往往錯引又有史稱河南人者舊志每改作河內河陽蘭人殊所未解

舊志載楊俊河內人魏志爲獲嘉又載陳元康河陽人按齊書與北史皆稱廣宗人何可改書

舊心人物中載蘇忿生仲山甫趙盾趙武按封藩食采非必懷產不得遂列之本郡人物至若朱載堉等雖故藩苗裔而土著於斯又不可同年而語也

舊志人物中載苟變以爲衛人也宦蹟中載甯俞謂食采於甯也按班史地理志懿公亡道爲狄所滅齊

桓公帥諸侯伐狄而更封衛於河南曹楚邱是爲文公而河內殷墟更屬於晉肺古曰殷墟汲郡朝歌縣也則遷曹而後淇汲俱入晉矣俞尚能食采於修武乎至竟稱荀變河內人更臆說矣

舊志人物載李鄴侯河清人惑於稗史葫蘆生傳耳按河清乃今孟津已見前條況新唐書鄴侯本傳稱泌先世魏人徙居京兆又史贊三家傳言泌居鬼谷而史臣謬言泌好鬼道是則泌居京兆之鬼谷其爲京兆人旣詳且確唐之京兆爲關內唐之河清屬河南府東西相距懸殊乃不信正史而信稗史何耶卽

以葫蘆生傳之言爲然亦止言泌時居河清未卽曰

爲河清人也

明史曹變蛟傳載崇正十四年松山被圍應援俱絕
九月變蛟等盡出城中馬步兵欲突圍出敗還守半
年至明年二月副將夏成德爲內應松山遂破變蛟
及兵備道張斗等皆被執見殺是斗爲前明殉節彰
彰矣溫志列斗表於遷薊鎮叅議後有與松山之難
一語在當日本未嘗諱言其事今舊志一加交改竟
致泯然無存然其卒於崇止十五年五月九日墓表
猶確鑿可據乃舊志又以叙諸

國朝之下則失實滋甚

大梁李濂嵩渚集載濟源廟有石刻記云大漢迺容

二年甲辰大旱有懷州河內縣人李繼安爲商泛湖至君山廟禱視忽有一朱衣人持書一封付繼安令寄至濟源縣西北三里許有龍池焉池前有石一塊擊之必有人應其形差異第勿驚畏此書乃玉帝勅濟瀆之神行兩者繼安如其言以書叩其石其事果驗未云大宋開寶六年四月二十日再書不著撰者姓氏考兩漢蜀漢五代漢並無通容紀元者乃知後人妄爲此記以欺愚書而又謬塑繼安像於廟之儀門前置大石一塊方王四尺以爲昔人所擊之石大可笑也且其事竊倣柳毅傳書洞庭君之事但改擊橘樹爲擊石耳抑豈知柳毅傳書之事亦好奇者爲

之而非理之所有乎

增廣屏志

卷三十二

雜言

四三